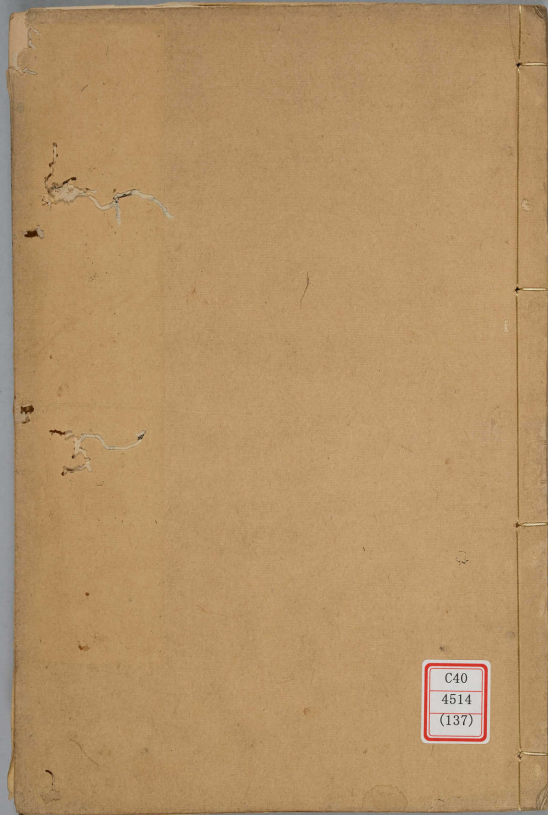




C40
4514
(137)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列紫雲山
我微恙塔院庖廚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二

書

復王宇望叔姪

悠山德清閱

書經之事本老漢私恩豈可累弟子古有僧或荷母
而行旁人憐其勞頓欲代荷之其僧拜而辭曰吾母
寧敢勞君由是言之弟子圖治經壇設遲速亦奚罪
且接歲薦饑人力疲極雖素稱阿堵翁者為之艱難
而況王生家向清寒首出延陵者哉日附仲淳此簡
情真而言朴亦老漢見汝叔姪於北園請書經之心

情真色悚誠可裂石所以久淹留都未他游者恐負
叔姪初心也或者解傳溢言聽復不察比來此流觸
處洋洋汨人耳目使聞見倒置爭鬪橫起情少弗合
視如胡越情少苟合胡越同心是皆我刺堅固佛手
難拔矣可笑老漢不識時務將一片熱心出乎委曲
強欲拔之刺不能拔反受刺刺此非人過過在老漢
修行無力天猶不佑也自今而後惟圖自治弗敢照
人若起照人之念卽我失照失照不照謂之卽昧昧
而不反更復尤人罪莫大焉賢叔姪并痛感吾言日
用之中精進學弊欺覺得弊欺有歡喜處便是學佛

靈効若書經日期俟晤再定

與王宇泰

所受三戒命恨金湯凡百行止切切護念如或放逸
其畏非言可喻想此箇光景日用宇泰不忘也且凡
夫情習濃厚卒難卽除當如螻蟻過須彌力雖微弱
必期逾頂而後已須彌之高螻蟻之微以常情觀之
過也必難矣據其初志則螻蟻與我何別惟吾宇泰
常以螻蟻爲師志必須逾頂可也然衆生情習積劫
熏久高厚煩惱之山又過于須彌遠矣

與王後石

鷺地相逢雅同舊識非頂門具眼病犯烟霞者寧有此哉顯親別後抱寂寞容高誼如雲攸攸在望不遑過我豈暑妬青山耶聞上人來金壇一詢起居知令孫女已遊九原矣云先生追傷成疾世外野人亦覺愴如雖然死生者造物之遽廬也死者旣歸嬉笑家山先生皇皇未已何嘗求馬於唐肆哉且有先生而有令郎有令郎而有令孫女先生能善返之則令孫女猶在在而求之所謂頭上尋頭也聞上人風便謹奉解憂散一劑敢乞服之

荅王方麓公

睡眼乍開日高三丈餘睡未盡拭眼讀手偈旨趣清遠滌除睡魔何啻天外長風杯中春茗也但一微涉動起滅萬端喜怒戰酣苟不以一微之前者督之則血流漂杵長劫無已耳故所諭誠盡善矣然道待器言靜待動言是皆一微待中境界苟不以一微之前者吸之不過能觀者一微萬起萬滅者特一微待也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此古人萬古不欺之言也本卽一微之前者此尚不可以有無求況可以起滅觀之哉又心不知心如已眼不見已眼作麼生知旣不可知則古人又道知心體始合貧道辱方老過獎

屢矣無以報德敢以諭次直心請餘則披晤再請教
不盡

與王方麓公

夫有身必有心有心必有知故搢胸則胸知搢背則
背知搢首則首知搢足則足知如離身一紙搢則不
知矣今此身從頂至足特不過五尺耳此知卽五尺
則有知離五尺則無知又爪髮鬚眉皆五尺之分皆
搢而不知由是而觀則此知但能周五尺此知果是
我心我心何小哉此知非我心則離此知別無有心
且自古及今建大勲勞慮周萬物果周五尺之知之

能耶或離此知別有所能者耶嗚呼此知甚微孰肯
審而究之如究之得其所以然則中庸之未發大學
之在明明德一以心言一以性言此聖賢之深慈也
若未發可以五尺拘已發亦可以五尺拘未發非已
發可知何以故已發之知但周五尺豈周五尺者能
知未發哉貧道與方老或披晤或促膝談笑之間若
皆處乎無我人之鄉苟非兩下超情安有此等光景
今方老年高貧道鬚毛亦頽白矣恐此一別不知再
晤何期所以深坐而不忍卽去茲以周五尺之知請
教方老願方老不負貧道狗馬之心儻一檢之或有

小補未可知焉

與陸五臺公病中

昨日見門下頽然抱疾而卧及客至復能強起支應
噫門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安有閒精神周給人情
哉直當痛念無常視自身爲罪藪知自心爲惡源苟
罪藪未空惡源未竭外則形骸爲桎梏內則識火焦
靈根一刻萬劫且念佛持呪并叅機緣旣言皆不得
力則臨行一着有何憑據貧道雖不敏實爲門下大
痛豈門下思此寧弗自痛如果不痛或再來菩薩則
非鄙人可思議矣若非菩薩安得不謂之癡憨乎昔

龐蘊初見石頭便能頓融前境前境旣融則何物爲
吾敵敵旣不立則能有之根曷可獨存根旣不存則
身尚不有誰爲桎梏蘊次見馬祖則命根俱斷聖情
永釋况凡情耶凡情旣洗識火潜消則靈根密固誰
爲焦爍若然者則罪藪未始非功德之林惡源未始
非菩提之路惟善用其心者逆順皆爲解脫之門貧
道誠不作諛語願門下照其迫切之心深自痛焉

復敬郎

夫樹高必招風名高必招忌非但人間世如此卽出
世法中亦所不免者故明教嵩大慧杲皆見道明白

問學淵博行不負解出言成章心光耿潔近則可以
照一時遠則可以光萬古然明教大慧俱不免貶辱
况其他乎本朝隆慶間如徧融法界二師操履光耿
亦不下古人而皆遭細人之讒至於抵獄旣而讒口
卷舌心事頓明初雖受誣於一時終大取信於天下
無擇智愚聞二師之風者莫不引領願見如肉佛然
比勞盛亦遭誣陷吾曹有不知大體者亦隨脚跟乘
風鼓謗流言充斥扇惑清聽殊不知松栢不歷風霜
黃金不經鑪冶道人不涉逆境孰辨真僞嗟哉髡奴
徒捐髮鬚不諳大體滅華倡胡浮雲散盡明月還孤

光徹寰宇汝面泥塗辱書荅此可諦躊躇情中理白
邪正皎如古人有語誣人自誣事未定而先見情難
辨而理區千載晨昏何疑之有

謝于見素公惠塵尾

結夏曲阿影棲于圃食殘蕭散稍復經行匪涉神奇
咸投妙會清池白月洞剖禪心沃野嘉禾滋培佛種
卷風塵於觀力廓泉石於情根魚躍波鳴蟬啼樹響
卽喧領寂寞妙關麤併有無而通幽齊遐邇以開務
辰丁賤誕天賜清涼法侶雲臻時逢雨足旣除煩暑
坐榻生寒主人儼臨高賓翔集惠我塵尾舉揚真風

豈惟動識雷驚應使無情夢破顧慚薄劣敢弗銘懷
寄趙定宇

石頭一別南北殊踪心境依然初非損昔想吉人多
福動履勝常胸中之天身外之累信莫能翳問音久
寂積抱常懸

與丁勺原

滁陽一別嗣後絕音時復逆思宛然一夢黑頭俄白
悲境奪歡日勝日輪苟不以自重爲主則眩我者多
矣奇男子家如知名重而不知身重知身重而不知
心重知心重而不知性重是不知類也貧道雖不敏

每愛足下倜儻殊衆骨氣清深動止嚴謹惜乎於此
道不甚留意比因來慈道者過江西勒此聊叙疏濶
來慈於此道操詣清深行履光耿極可與語者南阜
近有書見招但貧道病瘡未愈不遑赴耳湯若士尊
公近清勝否聞佳郎秀爽特羣圓通大士一幅附贈
倘令郎夙昔曾親承大士未可知也春深時序清和
教子著書是天下極樂事且得重而遺輕蒼蒼或厚
待足下足下當歡喜承接不宜外附法華合論一部
此書能啓迥本光譬如長風驅雲天月自顯塵心濃
者亦不易讀

荅請主法事

比遣果清問訊足下而足下所荅書意况不甚清朗想二郎之母病重憂之耶大都死生榮辱皆命所定夫命業也業不離心故外心與業而論病本者非也古人有言曰三界塵勞如海濶無古無今鬧聒聒都向自己心念生一念不生卽解脫此語極真但衆生不知自心是何物在何處所以治心無效耳治心旣無效卽古人言上生疑疑生則不信於古人分上且疑而不信况今人哉又百千中誰有治心之志男子尚甘昏昏而待盡况女人輩乎承大令郎見招爲母

作佛事佛事作而無效奚若不作雖然效不效誠不在佛顧其作者發心淺深如何耳如病苦有十分非二十分深心作此斷無有效果以深心作之病苦不消無有是處若令郎發心果如道人意敢弗赴之道人如孤雲野鶴去來凡百現成但慮作之無效反退病者與賢子心耳

荅竺生

得書讀之亦甚憮然言實出於赤懷而鬱憤之氣卒不能自勝此所謂志雖有而理不察故也如能察理則得喪榮辱皆我自致雖天地之大造物之神亦不

能陶鑄我自致之情此情必須自鑄且道自鑄之万從何鑄起凡向日所不能克者痛當克去所不能全者痛當全去然不耐心而究理則心昏而神濁情豈易鑄哉思之

答于中甫

十二月初四興勤持手書至資福購燈讀之凄然痛人都下風習險談誠如所言於世間法則公道誰亮於出世間法則得少爲足且頭緒不甚清楚道人見此光景亦不喜淹留第以旣爲佛子當報佛恩如報佛之志方自見定而於禍福死生又生心計較則定

志何在所以風波迭經總視覺後之夢行住任緣初不預料也但念汝連年境風浩然於不堪忍處強力支持一切拂逆讒謗翻成受益之地餘喘幸存此又令道人凄然中生歡喜耳法朗尊公臨逝光景斷非此生習氣乃前生夙習也果如是則道人與汝等亦有助不淺卓頭陀胸次灑然未必無根根在見地不虛不審法朗見卓受益何如渠舍宅爲寺言不可輕發蓋風不可輕起以風無形而能鼓物故也言如風可聽而不可見所以與風同勢聞之必遠遠則難挽如不言而事成活機在我言則死已

二

天厚其人衆患煨之天薄其人衆幸誘之汝連年親涉衆患天實厚汝而煨之儻不能歡喜領受便是薄福種子也直以忍辱爲海割舍爲刀斬我相根株汪洋包納則將來受用未易量矣

三

德卿不意至此殊令人哽噎幸汝周旋其兒子輩此又老人合爪痛感麟郎者也骨藏何所知忍能念之否幸致老人意光公急究相宗勿癡度時陰比見學佛緇白骨節不甚硬稍觸逆境卽如野狐變人作怪

四

一聞犬聲故體頓復犬始知其是狐敢恣口咬之儻人形尚存犬決不咬惟卓吾非狐變之人也故不煩犬咬遂爾自刎然卓吾非不知道但不能用道耳知卽照用卽行老朽更不如卓吾在

凡讀汝來書則句意自然可悲可喜以下字不癡故能令人搖中若汝觸不可意事如裁書下字法則不可意事之機卽天機之資也儻知而未能却順逆之境風得無增吾憂乎奇男子須割愛愛不割則墮軟暖魔網矣

與李次公

世間人自有法度出世人亦自有法度世間人禮義不可苟出世人照用不可昧禮義但人界照用統九道如忽九道而從人界不免觸不可意自然以平時所見治之終不得力蓋平時所見者不是自家固有但從本子上拾來耳孔聽來非是寒泉湧地明珠萬斛倒噴潑日之勢安能却迷事無明乎故曰境大般若大如般若威神頓損殊爲笑具

與元鑑

少年爲客以技博供供養父母是須筆筆寫着古人

真處自然卽技入道儻謂技道有別此所謂把髻投衙者也思之

答馮開之

數千里外忽辱手書展讀再四如面玉容何樂如之且云般若緣深天去其疾豈胸中無秋江者而能道哉咄青山白雲一切不放過時光此又貧道萬萬所延頸也

與方勿輿

邇來祖風凋弊法道荒涼無分黑白凡在此門孰不以爲生死爲言及問死生所以十箇到有五雙罔措

此皆最初發心不真實見地不透徹所以一逢逼拶自然手脚忙亂且道真實心如何發善財初見文殊卽獲根本智然後徧叅知識雖則門頭次第不同要且換他鼻孔不得何以故有本者如是耳今時人雖說發心學佛大都如瞎公鷄相似他也不知天明不明但聽得他鷄鳴亦隨胡叫一上撞着個孟嘗門下會假鷄鳴的賊冷地叫一聲亦卽隨他鳴去學佛的人見地不透徹見人嘴皮動他心上閑知閑解卽搬出許多來殊不知總是意根上的影子此點影子熟睡的人熟睡去了或被跌的人跌悶去了或臨卒然

利害關頭意識照管不到處都總用不着這三箇境界較之臨命終時孰險孰夷想其輕重好惡勿與必定辨得出旣辨得出必知活時此點影子尚支吾不來臨命終時豈有交涉又有一等人以反聞聞自性做工夫是必不聞聲塵將聞聲塵的機來反照自性積習日久或見個空清境界便謂真得我且問他聲塵畢竟是性內的性外的若在性內則聲塵亦性何必去聲塵而反聞則謂之聞自性若在性外性非有外謂性外有聲塵決無是處又有一等於耳根門頭靈靈應物的謂之真性殊不知此是由塵發知應境

影子前境遷謝此亦隨沒以此當本來面目此所謂
喚奴作郎皆非佛旨若要真實會得耳根圓通的消
息我拈個榜樣你看古德問僧隔壁聞釵釧聲卽爲
破戒且道作麼生持其僧云好個入路幼輿會得這
僧入路處麼若會得方見善財見文殊的境界方可
參天下善知識若會不得也須猛着精彩向這僧入
路處討個分曉無常迅速時不待人珍重

與塗毒居士

我今止有報佛恩一事拚却身命一切利害毀譽非
我所知我逆逆順順淺淺深深非汝輩所知

二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
提攜如援髮髻子相似須是自家盡命掙着不然是
自要沉沒千佛出世也難採取

寄沈德興

達觀自匡廬下江南二三年往來吳越間初心竊謂
宗門寥落法道陵遲假我門庭熾然以魔習爲傳以
訛繼訛真僞不辨天下遂謂宗門光景不過如此而
不求真悟至于少林奉朝廷欽依以傳宗爲名而崇
尚曹洞臨濟爲仰法眼雲門五家綱宗亦不辨端倪

不知設此胡爲則宗風埽地可知矣巖頭禪云但識
取綱宗本無實法若然者則綱宗乃宗門之命脉而
有志于斯道者豈可忽諸達觀以此未嘗不痛心疾
首撫膺流涕然知我此懷者幾人哉所以下匡廬持
僧寶傳林間錄智證傳三書雖亡者糟粕而五家典
刑綱宗係焉以故急爲梓行意在廣傳今天下豈無
豪傑挺生遇此書頓斷命根洞豁綱宗荷擔法道不
顧危亡必有以宗風中興爲志者出焉則我寂音尊
者千古之下若旦暮遇之也達觀于居士中時時舉
揚而薦此者希惟汝雖不能始終徹然亦知好惡

承順觸犯奈汝勝習微弱善根雖有實不能如好堅
木出地頃刻千尺垂陰如蓋作衆生疲熱避涼處此
皆是往因願力輕鮮感報不宏故也自今切不可埋
沒此生直于逆順關頭利害之際如風過樹如雲行
空卽常光時時現前如投夜明珠於金盤之中宛轉
橫斜莫測方向特不出盤耳從上祖師以綱宗爲盤
以見地受用爲珠有珠無盤則非人天眼目有盤無
珠則自沉情海虛張綱宗擬欲度人則龍天不祐佛
祖所厭福日消而罪日長慧雲散而情風熾一旦業
報盡來請隨無常殺鬼受指揮去那時始悔心地未

微妄拈綱宗之所致也悔之何及此等忌諱諒汝必
知今書此遺汝雖達觀隔遠展之示有志於宗乘者
則達觀未嘗不在也比日舟過吳江汝曾索開示當
謹受持不可錯舉若要相應我語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於此不能透徹吾此葛籐何異說夢

與平廓

莊周有言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夫人不以
此而稱相知者妄也不佞與座下周旋甚久受座下
益甚深今座下行思無以報敢割肝膽吐一言願座
下采聽座下素研精教乘而宗乘亦未始不留心不

無領會處然命根情窟未能翻空截斷者其過安在
古人云一則不透則千則不透千則不透則一則不
透座下得無坐此乎哉惟座下於五燈中留神一上
或有一機半緣與座下相仇讐卒不能消釋者決不
可放過挨排久之而一朝爆然拶破則向所謂仇讐
者翻爲骨肉矣

答汪仲淹

辱惠書讀至比來業重災生處達觀亦不覺爲仲淹
愴然久之遂亦爲仲淹喜大抵人苦不能自反旣不
能自反不但達觀救不得直教諸佛亦無下手處仲

淹獨能自反則苦根將拔矣惟仲淹一反永覺於愛
憎關頭死生境上挺然獨立拚命捱將去了不失脚
正當苦時卽推苦根爲自心生耶爲從業生耶爲心
業共生耶爲離心業生耶若從心生非業則心本無
病若從業生非心則業本無主若心業共生初於自
他兩者推之旣無生處又將何物而共生耶若離心
業而無端生更無謂矣仲淹果能觸境諦察深推於
四生中何生中生是苦根一旦推功極處苦根披露
到此地位仲淹方體得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開法八
苦熬煎也不妨仲淹若不能擔當做得去則所問若

宗若教何日暮途遠尚有閒工夫及此耶雖然達觀
一則古人葛藤聊爲仲淹病苦中作個消閒的方子
一日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
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
和尚看他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達觀將此問仲淹
病時亦有人看仲淹否仲淹亦能看渠否於此句中
若仲淹罔措不薦則病熟命光遷謝之時敢保至愛
的代你不得在江山脩阻雲月長新南羽康虞信來
復此以爲山中音耗耳

與陸太宰

大法丁艱殘燈幾滅僅憑牆塹保障緇林是以安禪
無狼虎之驚集講有龍象之慶然則百尺竿頭非進
步之階千峯頂上豈窮年之地檀越位高爵厚任重
心勞雖則帝渥靡涯懸恐精神有限事繁食簡德
茂年尊莫教眼下蹉跎直向胸前便判鳥未倦而知
返雲將歸而始閒不失早見之明全收自知之譽功
留三寶蔭庇諸方此世外野人延頸檀越者也

答李虹霄

讀手疏服筆力雄健辭旨精朗但神迹之論尚墮於
常習世謂迹粗神密殊不知迹是何物神又何物苟

神迹果殊聖人曷能會萬物歸於已哉是以移舊染
擴本光必理行事行如車並輪如鳥雙翅始能運遠
騰空今公獨抱理行弗重事行何異鳥之折翅車之
廢輪又執事習氣偏用事行則有益偏用理行則無
益大都事行難逃於寔迹理行則易資乎空譚貧道
探討此道頗有年矣少見不真決不敢橫斷惟高明
思之

與雷雨居士

人有小技謗階自設况吾爾抱出世之道而陵厲塵
奴則其不悅自引也又何介哉

二

人若不生病則空談可當脩行人若不有好惡境界則真心學好無可辨驗汝生得這點病便覺受他不得根在何處只爲生病日子少無病日子多故耳勿厭此語當味之

與鄒南臯公

燕山無量寺風月不減西江仲淳近當行蹤飄泊之際足下能不忘燕山之舊一旦爲渠東道則西江風月乃無量之故物也牢山亦自燕山來縲絏隆冬將有萬里之行究其所自因弘法被譴亦可哀已然觀

其眉宇自有一段不可言處使人意消心化今渠道吉水足下當一晤之鐵佛菴有佛名而無佛寔如南臯卽佛不必別鑄雖然也須大經鑪錘一上始不負名此貧道犬馬心也聞仲淳堪輿役忙峰頭澗畔葛籐無量倘失脚絆倒足下不垂手扶持之更待阿誰昔瀉山勘仰山曰當此境界鐵佛也須汗出夫此汗出境界從上聖賢苟不以了知爲前茅隨順心體爲急務此汗亦未易出

與李君寔節推

易傳有宋刻無一字訛者惜未得也聞屠田叔有之

田叔亦曾親老漢瓶錫今在福建如得渠的本證抄
本之訛剔蕪沒之垢俾列聖不傳之妙卽文字而傳
傳之者始知無所得也知無所得則一切衆生可以
交神之道見之見之者乃痛民饑卽我饑民寒卽我
寒如未見之不過率情之痛非率性之痛情屬生滅
性無生滅故以有生滅者痛民終有倦時惟無倦者
見之不見之在李郎而不在老人也

與湯義仍

浮生幾何而新故代謝年齒兼往那堪躊躇靜觀前

念後念一起一滅如環無端善用其心則麤者漸妙不善用其心則妙者漸麤妙者漸麤麤將不妙於不妙處了不覺知是身存而心死矣所以古德云乍時不到便同死人夫身存而心死則不當存者我反存之不當死者我反死之老氏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又曰介然有知惟施是畏卽此觀之大患當除而我不能除真心本妙情生卽癡癡則近死近死而不覺心幾頑矣况復昭廓其癡馳而不返則種種不妙不召而至焉至人知其如此惟施是畏顏子隳肢體得非除大患乎黜聰明得非空癡心乎大患除而癡心

空則我固有法身本妙真心亦不待召而至矣曹溪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根塵迥脫妙心昭然故瀉山曰靈光獨露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至此則麤者復妙矣遠者習近矣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急而他急此所謂不知類者也寸虛受性高明嗜欲淺而天機深真求道利器第向來於此路頭生疎不熟或言及此未見渴仰此點消息乃羽毛鱗甲之媒三塗四生之引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此半偈三假全備三假者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是也如上根利器纔入因成覺不隨流謂之不遠復如天機

稍淺流入相續慚媿知返謂之流復於相續中尚不
驚覺勢必流入於相待矣既流入於相待則以習遠
爲重反以習近爲輕夫近者性也遠者情也昧性而
恣情謂之輕道如唐德宗不能自反迷而不悟終致
大盜以亂天下此遠公所謂成此頽山勢者也又因
成是何義蓋妄心不能獨立必因附前境而生故智
鑑曰能由境能此能乃安心之始我相之根我相乃
不善之前茅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果如此謂之不遠復無祇悔不亦宜乎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其傳法偈曰假借四大以爲

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
亦滅昔有貴人以上妙素帛求黃魯直書平時得意
之詩魯直曰庭堅亦凡夫耳詩縱得意亦不妙遂書
此偈遺之且囑之曰七佛偈乃禪宗之源今天下黑
白譁然望流迷源庭堅旁觀不禁書之贈公願公由
讀而誦由誦而持由持而入由入而化則自在覺在
公日用而不在此偈也山谷楚人寸虛亦楚人茲以
楚人引楚人則似易倘吳人引楚人則楚人以謂吳
人似不知楚人也若相續假以因成錯過本來面目
便將錯就錯不惟不知因成之前心本獨立初非附

麗卽其照無中邊之光初不夢見彼照而應物偶然
忘照流入因成以不知是因成復流入相續相續流
入相待相待是何義謂物我對待亢然角立也嗚呼
相待不覺則三毒五陰亦不明而迷矣故知能由境
能則能非我有能非我有豈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
日星理明則情消情消則性復性復則奇男子能事
畢矣雖死何憾焉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是故
也如生死代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衆人
迷常而不知返道終不聞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
聖人之常情乃衆人之常聖人就衆人而言故曰反

常合道耳據實言之衆人之常豈果真常耶野人追
惟往遊鹵山雲峰寺得寸虛於壁上此初遇也至石
頭庵於南臯齋中此二遇也辱寸虛冒風雨而枉顧
棲霞此三遇也及寸虛上疏後客瘴海野人每有徐
聞時寸虛方
謫徐聞尉之心然有心而未遂至買舟絕錢塘道
龍游訪寸虛於遂昌遂昌唐山寺冠世絕境泉潔峰
頭月印波心紅魚誤認爲餌虛白吐吞吐吞旣久化
而爲丹衆魚得以龍焉故曰龍乃魚中之仙唐山禪
月舊宅微寸虛方便接引則達道人此生幾不知有
唐山矣然此遇四遇也今臨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

雲水相逢兩皆無心清曠自足此五遇也野人久慕
疎山石門並龍象禪窟冒雨犯風直抵石門黎明入
寺然寺有名無實故址雖存草萊荆棘狐蛇淵藪四
顧不堪故不遑拋辦香熏圓明而行圓明山谷最敬
之每歎東坡不遑一面然圓明敬東坡不在山谷之
下今石門狼狽至於此使東坡山谷有靈亦其所不
堪者也大都真人大士之遺跡乃衆生開佛知見之
旗鼓也蓋旗能一目鼓能一耳耳目旣一目卽耳可
也耳卽目可也目可以爲耳則旗非目境耳可以爲
目則鼓非耳境旗鼓固非耳目之境而耳目之用不

廢此謂六根互用也然以一精明爲君六和合爲臣
臣奉君命無往不一無往不一謂之獨往獨來獨往
獨來此卽妙萬物而無累者也此意惇鹵兒名序中
亦稍泄之嗚呼野人與寸虛必大有宿因故野人不
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虛謂之瞞心瀉山曰但不瞞心
心自靈聖且寸虛賦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則
世緣必濃世緣一濃靈根必昧年來世緣逆多順少
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
引寸虛了此大事野人二遇於石頭時曾與寸虛約
曰十年後定當打破寸虛館也楞嚴曰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卽此觀之有形最大者天地無形最大者虛空天地生於空中如片雲點太清虛空生於大覺中如一漚生大海往以寸虛號足下者蓋衆人以六尺爲身方寸爲心方寸爲心則心之狹小可知矣然衆人不能虛重以日夜而實之爲貴寸虛稍能虛之且畏實而常不自安近野人望寸虛以四大觀身則六尺可遺以前塵緣影觀心則寸虛可遺六尺與寸虛旣皆遺之則太虛卽寸虛之身與心也至此以明爲相以勇爲將破其釜而焚其舟示將相於必死拚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場忽然報捷此野人深有望

於寸虛者也願寸虛不以野人道淺學少略其玄黃而取其神駿神駿者卽野人望寸虛之癡心也又野人今將升寸虛爲廣虛升廣虛爲覺虛願廣虛不當自降吳臨川野人往字以始光蓋取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東爲動方能以眉光照之則不必釋動以求靜動本靜耳蓋方有十舉東一方則餘九方不待舉而可知矣方有十而知則一知卽能由境能之能方卽境也境有動靜能無動靜能若是動則不知動能若是靜則不知靜惟能非動非靜所以能知動靜耳肇公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野人則

曰知動動壞知靜靜敗動靜壞敗有無都遣則始光大而爲圓光矣此圓光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光有邪正善用則謂之妙光不善用則謂之黏妄發光如吳臨川已知野人動靜廣虛當以此書附達之如是則不惟野人不負五遇之緣亦廣虛不負五遇之緣也

屢承公不見則已見則必勸僕須披髮入山始妙僕雖感公教愛然謂公知僕則似未盡也大抵僕輩披髮入山易與世浮沉難公以易者愛僕不以難者愛

僕此公以姑息愛我不以大德愛我昔二祖與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此等境界卒難與世法中人道者惟公體之幸甚又年來有等聞提忌僕眼明多知凡所作爲彼謂終瞞僕不得殊不知僕眼亦不甚明智亦不甚深此輩窺僕不破徒橫生疑忌耳如其一窺破之縱使有人教其疑忌僕彼亦自然不生疑忌矣但彼以未窺破浪作此伎倆也且僕一祝髮後斷髮如斷頭豈有斷頭之人怕人疑忌耶

答吳臨川始光居士

五金八石世以爲寶始光獨不寶之不以刺語爲笑具而復珍之且願洵其粗存其精此心何心哉然不知粗者既去果復有精者存乎呵呵

二

喜哥受性靈奇終非火宅種草緣盡長逝當觀往因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排況凡夫與喜哥乎此理也非情也道人願始光力以理折情毋以情昧理且喜哥形有聚散有死生不可拘束而去來自由隨業感報者安知今日去速之機非異日來速之機乎但再願始光於世緣牽絆交加處踢倒

情椿究徹理海而於理海智願感格佛天於佛天慈嚴光裏流出一兩個有福慧兒子慰汝喜哥之痛亦補喜哥金湯之職又卽喜哥復來未可知也思之道人於此月十九始聞喜哥長往之音亦不覺悲楚難禁時臺泉卓塵與二三法侶亦嗚咽不勝然喜哥以死說法維摩以病說法雖古今老少不同以理推之了無二也不知喜哥老子聞喜哥說法否若聞則悲鳴不廢而情弗傷理當前死生順逆皆吾導師耳道人恐始光父子情重緩以理照或以情延怨天尤人所以先附手字於沸湯釜底急爲抽薪也

二
匡山大佛初生汝心今幸成之當正信堅固勿流異
趣且白面郎君驀地爲民父母日用之知人畜所係
率性則仁明勇觸處現成率情則牛頭馬面百千畜
習亦觸事現成噫清淨光中無故起念危乎岌哉果
非虛語吳郎吳郎咄

與李君實

達道人自楞嚴東靜室始識賢父子信知賢父子與
道人有菩提緣者於是卽囑君實譏護法疏焚於韋
馱之前而君實直下無疑又承賢父子追道人於王

江涇值驟雨淋漓而賢父子曾無懈心此非有卓倫
之見者斷不能也茲幸奉命出典潯陽潯陽乃古禪
窟比來緇曹無論主者客者多飽食橫眠遊談無根
之徒似不少也嗟乎因時布政之弊生則仁信之治
救焉仁信之治弊生則智勇之治救焉智勇之治弊
生則莫得而救者若干年矣至漢明兆夢摩竺西來
則以一出世之法救莫救之弊此理勢然也蓋世法
變極不以出世法救之則變終莫止出世法變極脫
不以世法救之則其變亦終不止故迦文老子將涅槃
時付囑國王大臣金湯正法卽此意也然孔釋之

徒世不多憂深慮遠之人所以二氏不得相資而救弊則必相毀而弊愈生焉道人初自吳門來南康止開先而未入潯陽者此意非淺淺以爲君實素頗卓倫焚疏之舉斷非常人所能爲竊謂臺老之後有趙公定宇繼二公者必君實矣君實自今而後於相傳溢言之際或於書柬之間大須要審察諦觀此書柬言雖粗率然察其心爲我真而無他腸者此書柬言雖甘然察其心未必真爲我而口爲者於此兩者若瞞不過此便是佛心也又人情雖變態百出能以理折情精而衡之則真僞似不可逃焉又真心爲人必先

以德業僞心爲人必先以姑息德業順性姑息順情順性則照用齊到所以染習消而不自知順情則照用俱昧所以染習不培而日深矣噫嘻三界之內非情重衆生決不生之故色界無色界雖勝於鬼獄四空四禪雖勝於無色四王忉利雖勝於四禪據實觀之而勝者必情重於劣者以勝者恒處順境故劣者恒處逆境故逆境則苦極苦極則思本思本則近覺近覺則苦樂之根了而不昧於了而不昧之時忽推苦樂之前苦樂之根畢竟根於何處推久誠積誠積心開則知向來極苦極樂斷非此外有耳自是便解

將苦樂之前者於境緣逆順之衝橫拈豎弄弄得熟了則入地獄也是好事生天堂亦不作希奇想也然後痛念我同體之流苦海日深火宅烟濃燒然三界流蕩七趣強發四弘誓願願克方休四弘誓願不難發惟強之一字最難荷擔耳若能直下荷擔得這箇強字牢靠則世出世間法縱不憂深遠慮亦無往而不克矣道人於這強字着實勉力荷擔每滑肩不少矣此蓋衆生習熟佛祖習生衆生習熟則我恨難拔我恨難拔則此肩便不是金剛肩矣所以被利害得失轉却了苟能衆生習生佛祖習熟不但肩是金剛

肩卽戲罵譏訶皆金剛雷也此雷出地何蜚夢之不破何擔之不可肩耶此等言句說易行難故瀉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脫又佛法不以禪定爲要惟以智進爲本故曰智進全名餘度皆字見徹不疑是智用不疑者而能治惡習是進又近日世態於至親骨肉中倘觸了他毫不顧惜直欲陷死我便快此言不信佛法者卽信佛法人偶有無心之失觸了他情所護處他且把佛法拋在一邊百種生計害人我有日在我佛所謂末法鬪爭堅固是也夫鬪爭已是不好了更加堅固之力持鬪爭之心則此鬪爭不入阿

鼻不已此亦理勢然也道人願君實將智進兩者強
於此等境界大昭廓王江涇遭雨時心韋馱前焚疏
時心更以護法爲已任則報君報親靡不盡矣君實
勉之餘不盡

與黃慎軒

近得王宇泰書知慎軒已出長安想還家有日茲有
臺泉上人保持華梵諸祖道影安置峨眉普賢光中
永遠供養道影乃新安丁南羽雲鵬手寫而精神慈
注風致靜深實希有勝事也欲作一記此必出公手
方愜道人意徐彥文遂作九原之客令人心痛碧雲

無恙燕山如昔死者不知何往生者不知何事每念
至此悲喜交集不知慎軒會道人意否中甫尊公忠
厚邁俗斷息時初無昏亂其平生雖不能作清淨行
想得忠厚之力有此效驗夫忠厚則不欺不欺則自
無偷心偷心少則日用瞞心處不必提撕自少矣故
曰但不瞞心心自靈聖忠厚之力尚如此况開佛知
見以知見治習者乎慎軒前書來以爲佛知解作障
於日用中不得力果如此則臨濟曰但得知見正當
便可橫行天下若臨濟是則慎軒非矣若慎軒是則
臨濟却成不是又有一喻慎軒當熟思之有一武人

與賊戰不勝退而私忿曰我武藝太多所以不能勝賊如我無武藝則不受武藝障碍可勝賊矣道人知公讀至此必捧腹絕倒也宋大慧禪師每謂士大夫曰聰明固是好事亦是不好事聰明非佛知見則入難中一大難也良以聰明屬非量非量者於理不相應之謂也佛知見上則屬現量次則屬比量現量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比量者雖出思惟比度而知於佛祖聖斷量中相契不妄以之治習終入現量古人謂之流注真如此非宗教精深者不能辨之道人往往見士大夫語及流注真即便掉頭不顧殊

不知流注真如卽臨濟洞山俱不敢忽故曰以有言露箇無言的又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近見董思白授及此事渠於不知不覺中佛法習氣漸覺生疎橫口褒貶古德機緣判寂音決非悟道之僧道人從容謂渠曰汝信大慧杲禪師悟道否渠曰是一定大悟徹的又問曰寂音乃大慧平生所最仰者脫寂音果見地不真大慧難道作人情仰畏他耶思白俛首無語又有一種人見地萬不如蘓長公握一根毛錐子東刺西擲謂東坡這裏又說道理便擲一擲這裡却不涉理路便圈幾圈

殊不知東坡於普賢毛孔中鼻笑如雷曰我不恁麼
汝却恁麼我恁麼汝却不恁麼長公是慎軒鄉老慎
軒肯爲此老一雪否卽流注真如也不甚惡所刻大
智度論必大放般若光在道人念公忠厚無大偷心
所以因囑護持諸祖道影怛但至此倘公不以道人
癡野見笑爲法自重幸甚

與于中甫

謝孝還家當發心作喫臭醋郎游方僧習痛須漸消
去老漢教汝兩者汝若不能勉強力行汝便當除却
于字始憑汝可也汝頂着于字又不能喫臭醋不能

消游方僧習支持得于家門裡事要家門妥帖無有
是處且古人處順境時長便謂佛菩薩不來護念我
矣卽此觀之良以不可意事重疊加來使當事者苦
楚之極不得不憂深慮遠耳憂深慮遠所應之事必
有義者多恣情忽略感激中出來所應之事必無義
者多凡有義事自然不覺不知屬醒悟門收凡無義
事則屬散亂門收南嶽思大師於一佛性中開達順
二門順門卽醒悟門也違門卽散亂門也又達順二
門非南嶽新設實本馬鳴起信論中真如生滅二門
來今天下學禪習講求生淨土兼所謂講道學者此

四種人難道無有一人真心學好者但俱不肯憂深慮遠所以禪非達磨之禪講非如來之義求生淨土以爲愛根不拔泛然亦可生者講道學初不究仲尼之本懷蹈襲程朱爛餽氣話以爲旗鼓欲一天下人之耳目見學老學佛者如仇讐相似殊不知孔老與佛果三人耶果一人耶此等斷案孔老俱通而未精深佛典者且謾度量於三家頭腦俱不曾一摸便談儒談老談佛這一隊瞎驢隨處鼓揚醋臭倘然狹路相逢若生不耐煩心應酬他便是不能喫酸臭醋樣子卽游方僧習氣終不會消老漢受性纔聞酸臭之

名魂驚萬里卽游方僧習氣老漢初出家時較汝更甚年來痛念佛恩難報痛恨自己受性剛烈徐以佛祖知見治之不免酸臭醋也緩緩喫將去剛烈習也痛克將去汝若如此兩者不能痛行則汝結果可知也老漢吐此語時方口痛又在行促之中而忍痛不得不喋喋者不知汝讀老漢此語時動甚念頭這裡倘忽略了則狗馬不若矣麟郎麟郎痛念吾囑

與王宇泰

所天皆在高年而令兄與令弟並受性疎曠不能奉湯藥光公苟不任此孰能任之此事理然也老漢但

念光公晚得一子則事有繼倘事親而無繼不惟家門之光無有傳者卽心燈之光後談難續矣此苦不獨人間有之天上亦有之故曰人間有絕嗣之痛天上有無子之悲或光公若能準之因果直下不疑反以無累爲作觀之資則無子之苦乃光大師也苦何有哉但恐識得破忍不過終被習繩所牽觸世態炎涼處又不知不覺忽生無量感慨矣正當感慨時拭回鼻孔向父母未生前尋些水草喫則感慨之情又光公無生之紹介也此五轉汝能次第置於日用中橫來豎去恒作是念曰此我本師不遠數千里之

外重疊風波遣人持來者於我求名耶求利耶要我好耶不要我好耶真心爲我耶假心爲我耶此六耶字汝能不忽仔細咀嚼之或於汝憎愛關頭作個道場亦是本色不爲分外公勉之

答于潤甫

十林諸燕得手書徐讀次掩卷思之乃覺渡江五易寒暑矣汝自覺悠悠送日於正法中不殊聾盲人無可舉似此果出誠痛惕然不歇憤然勇進則惡無大小罪無重輕皆導師與不請友也若志稍懈力稍緩則暫時洗然有清涼處未必非三障嚙矢耳三炬真

能頓豁情塵心味老朽剩語將往日無可舉似者審
誰使之於無可舉似中一旦無明障心於不知不覺
時恬然造惡惡既造成終難省報無明障心卽煩惱
障恬然造惡卽業障終難省報卽報障此三障造就
如源與流流與波名雖有三而濕則一矣老人問三
炬一是恁麼若識得渠卽徐察渠之前所造三障是
苦耶樂耶於苦樂根源果徹底不疑則三障便是三
炬本來面目老朽不惜惓惓追究汝一之前者倘不
知重輕直下翻身不得怎生是好要於三寶中攙身
捨命護法如過楞嚴頂禮聖像見朽草破席覆之不

覺徧體芒刺汗發淫潁者此片念力能消十惡五逆
之罪雖千萬金之施不若此念力功德不可情智測
度也但此念力能始而終之則本卽與開卽雖死生
有先後而其心事亦了矣刻藏事體終有荷之者勿
慮卽康直指疏乃三伏天松風潭月能不清涼老朽
肝肺乎爲仲淳致聲無縈懷老朽年在耳順未能聲
入心通愈自扼腕奚煩遠念惟念汝兄弟中我相勝
負如攬金人只見其金不見其主大須恕之寫至此
老朽固乃解空之凍膿亦於不知不覺中思汝等父
母在時光景淚欲迸流強止不能蓋父母汝等之本

也俱肯念本則分別之情忘情忘則無我之天不煩舉目而昭然在上也卽汝三兄雖向稱于氏之賢者渠失照較汝更多老朽旣爲汝提明白此後牢持恕字若逆境順境憤力揆熟得則向後受用不淺炬郎炬郎毋以老朽之言爲迂濶痛力勗之

大丈夫處於大塊間本分事元無多端不過經世出世而已若於經世無心縱得富貴亦何用之若用之於飲食男女乃造罪也非用之也若於出世留心苟不能檢攝身心究竟性命之學則大道終不聞矣噫

人爲萬物靈果於經世出世兩無所就又甘與愚痴人競無明更錯矣思之思之有省則宜收拾世故自別有受用地幸莫忽

與陸太宰

去歲聞門下一切屏置唯勤念佛此暮年本色然得勝淨之緣資之則念頭易得綿密而勝淨之緣莫過乎佛緣法緣僧緣也佛像在前經卷列之更得僧徒一二入朝夕親炙自然勝淨之緣殊勝矣但僧徒之中求人卒未易得卽貧道亦東西南北之人曷能恒爲淨助故請丹青丁生寫此跋陀羅尊者道影意在

代貧道助門下念佛也願門下以眼根聽其說法當下萬緣坐斷念頭現前此貧道所深望門下者也年光飄忽剎那不住况頭白老翁乎永嘉曰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况不精勤乎噫緣之差別惑亂正念雖有見透者每遭其埋沒况見未透者乎願門下莫爲鄙人語不近情而忽之幸甚

復董玄宰

緣起無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李黑白千萬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於此獨能信入非夙具靈種緣因熏發那來現行暫露何快如之來書謂初頗

暢快茲又不活潑若將失去病在何處此既現行暫露熏力稍微自然隱沒不必生疑惟宗門語句不可草草若以足下信入者擬通其關候所謂魯君以已養養鳥也昔堯率悅問張無盡宗門葛藤有少疑否無盡曰惟德山托鉢因緣未了堯率厲聲曰此既有疑其餘安得無疑逕入方丈不顧無盡由是發憤參究然後大徹今足下十有三二不透則去無盡尚遠極當發憤此生決了不得自留疑情遺悞來世來示又謂念念起處索頭在手敢問足下爲念起處本即無生爲了念本空乃契無生若念起本即無生則知

無生者念耶非念耶若了念乃契無生則了者謂有
念了耶謂無念了耶有念則早乖無生無念則無生
誰契於此透脫無疑庶幾草菴借宿猶非寶所第來
示所謂如何踐履如何保持待力之充及涉境試驗
云云自知時節矣豈待貧道饒舌貧道不惜口業如
此總是鉢盂添柄惟足下或宗乘中或教乘中大着
精神作個仇讐務必搜破其窠窟禱其棲泊再共商
量未晚

與丁勺原

凡榮辱得喪皆念後事也向煩潯陽那來慈持八行

請足下良欲足下緣得喪而求念緣念而求念之未
始念之未始既得然後可以駕未始之航來往於榮
辱得喪死生之津博運羣有安置彼岸不意足下報
章未久則聖天子之椎輪又至矣此實天以厚足
下非薄足下也惟足下力承之且雲外散人於世寔
泊然一無所求而拳拳爲足下如此者寧無微意願
足下以瘴鄉爲苑囿刁斗爲遊觀加攝自重散人脫
有曹溪之遊再詢起止不悉

答陳五岳

辱問無垢之義鄙人魯鈍寧足以酬然無垢之說多

矣不審居士所問者何種也夫夷齊以不食周粟爲無垢魯仲連以解人危周人急而不愛爵祿爲無垢顏氏子以簞瓢陋巷超然自樂爲無垢此皆世中之無垢也至於聲聞以有身爲患觀空爲無垢緣覺則以達患初無爲無垢菩薩則見患卽心萬境皆眞爲無垢一切如來則以不可得爲無垢惟我初祖達磨而下諸禪老以乾屎橛爲無垢此又世外之無垢也如以世中無垢爲得意則足下自能發揮無煩貧道若以出世無垢爲悅心則是菴以聲聞居之菴卽垂空以緣覺居之菴初非有以菩薩居之菴卽自心以

如來居之菴不可得或曰如來之不可得非得非與聲聞緣覺之空同乎對曰如來之不可得雖一切入菩薩莫能窺其涯際卽如來自亦不可知豈聲聞緣覺所能測哉以如來所到境界一切聖凡莫有容心之地故以不可得名之耳乃遂以小乘之空濫茲雖三尺驅烏聞之莫不捧腹者也此無垢大意敢麤陳之至菴之巔末在高明自定倘披晤有期再容請教

與雷雨居士

病體稍愈卽當默誦八識頌此頌乃相宗綱骨相宗乃性宗五藏如五藏相克不明則一身便調養不來

至轉識成智之旨若相宗恍惚斷不能精了此旣不
精了卽高論玄微剴真剔秘若觸境闢機照用便提
不出來矣且吾此到巢陵非是小緣但衆生泛常之
見觀之竟不生大奇特想世故非堅人情翻覆橫計
無常染習難滌宜須痛迸心魂志凌金石少有出頭
分瞥爾因循知苦未有盡日時在

與于中甫

太都學道人能未窮知變則變不能驚窮不能困噫
此三昧非見幾而作者孰能用之

與趙乾所

禍福莫烈乎死生故至貧賤之人聞得生則喜若登
大聞得死則悲若入淵然皆情也如能率性觀死生
榮辱之境不惟死生榮辱之境不得奪我之志且彼
境密爲我不請友也故大丈夫平居無大苦迫楚之
時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不盡耳如此一着子忽略放
過於平居時猛涉不可意事交錯在前則我之志管
取全被境奪矣卽李卓吾雖不能從容脫去而以速
死爲快竟舉刀自刎權應怒者之忿亦奇矣今直心
之事終不至喪身失命極處不過放歸田里而已又
造物以逆境成就我未可知也由是而觀則竭計酷

謀排陷我之輩恐造物使之然此等意思若以衆人之心領會便錯過矣直以佛祖聖賢之心虛懷平氣勉強領會一有肯首處則無我而靈者頭面露焉如此除不信聖賢而信衆人則我終莫聞道也人忝物靈道不聞可乎願熟思之

適得手示讀之亦不覺傷心然立意擺布人者第恐氣力不猛計謀不深一味欲直心生無障地死有餘波此自古至今衆人之常態如是故君子涉此境界倘感激心生弗堪受之痛當自訟者以君子見過之生於自心故訟極得力時方見過不生於人心再乞

痛思之

二

古今禍福皆初無常直以天理與人情折斷臧否無不驗者若以天理折斷人情則公道明設以人情折斷天理則私忿重方私忿重時則中外防閑布置彼之用心未必不周密於私忿周密之中而忿者且衆决死生之機何如此非人力可以陰挽也然直心必無傷命之理自然老蒼亦不忍事後或徵耳

三

凡禍福人我之根根於已發若以未發照察之則禍

福人我之根本無有地也已發情也未發性也故以情觀禍福人我之事則有我而昧者愈重矣重則厚厚則深深則畜畜則決難輕泄故報復人我百千萬劫卒不能了此必然之事而愚人不曉此理於人我禍福之根不但不能拔反着力栽種之根未能深殊可痛也故佛祖聖賢要人聞道見性別無他意不過要拔斷衆人之情根而已情根一拔則向之禍福人我之事皆漸漸化爲妙用矣以妙用慧眼觀衆人禍福人我爭競殊不足怪也直心於今日人我場中若不能開心洞肺受野朽之教則汝墜墮但可流涕也

思之思之又功名富貴根於身此身極壽長不過百年而百年中享富貴快樂又被愁多喜少占大半去了故百年中享富貴快樂亦不多時何苦爲不多時禍福人我之情便甘把本性昧却至人以本性觀是非榮辱不異太虛中微雲散聚耳奚暇介懷哉汝於今日多故之際野朽不惜口業種種開解直心情抱如於野朽口業中錯過這些慈悲熱腸則直心受苦時却正方長在咄大丈夫情性關頭若認得真了則今日與直心爭競害直心者皆我善知識也苟有此見何妨惡衣惡食了我生死大事去豈弗樂乎汝名

法復正爲今日耳

四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
內力外力是助內力是正如正力不猛助力雖多終
不能化凶爲吉故曰先天而天不違又曰自心之力
可以顛倒天地設信此不過別尋外助斷無是處野
朽凡遇禍害更無他術但直信自心之外安有禍害
一涉禍害皆自心所造還須自心受毒此理甚平法
復思之思之

五

別來甚久思念甚深不知近來一切境界或有意或
無心種種交衝能以觀音大士大悲大智鑄逆順爲
自受用三昧否此三昧初貴知得透次貴行得堅再
次必期證而後已又再次證而能忘忘而用始全矣
大丈夫何暇論儒論釋論老是皆古人已用過了不
殊已陳蕩狗耳豈有閒精神理會他雖然若自家本
有無生之心倘未知得透則儒釋老白文要緊經書
又不可不痛留神會之貧道每於好山水行坐時未
始不觸勝思廣虛也又思初與南臯勺原寸虛聚首
石頭光景邈不可得比趙乾所亦嘗披晤但渠氣勝

於理則不免逆順境風搖蕩亦可憫然忠直不減古人也

六

持忠而遭黜命也惟知命故恬黜而無悶如黜而懷悶則向之所謂忠者果忠乎若人之不忠我必知之此智也非明也惟我之不忠於自心了了不昧此明也非智也今直心之忠與不忠惟天知之亦惟直心自知之耳且人將欲置直心於死地幸得爲白衣郎此莫大之福也又何悶之有大丈夫屢遭黜辱不必爲介願直心以大丈夫自任終必相見有期去年有

七

書寄海若書中已言直心終必遭黜倘晤海若取書徵之由是而觀爲白衣郎不在今日也直心直心休再沉吟萬緣歇却樂最甚深以此送行大地黃金

自正月二十日得手書搖心頓歇未得手書前以傳溢紛然雖有定見亦不覺稍受搖眩此人情之常也但直心向後於筆札不必與人極力辯清濁是非辯則失其大大失則局量便小了且清濁是非自直心離長安後未嘗不漸皎然明白也比來亦有人爲直心扼腕者惟直心直置身心於無何有之鄉饑來喫

飯困來眠便了倘豪逸習病發作一味看得自大了則我相不異乎無何有鄉矣且道這個時節豪逸習病置之何地幸無忽此此是奇男子家常茶飯外此別求皆卽外道直心果能見此透徹觸境用得則向之與直心爲怨府者皆直心入道之資也何怨府之有哉湯若士近有音耗否渠比來亦有思之者老子曰寵辱若驚以老子之意觀寵辱驚則等也然此等字非墮體黜聰者斷未易知也直心如知之再出頭來於世出世法中方許橫衝豎撞做得去也西風正高空林落葉更深夜靜故人之思何如哉

莫憎人海風波惡心外何曾有浪頭豪習登時消不去禪書飯飽細鑽求

· 八 ·

大都人情時事於可意不可意之間必有業使之然業卽命也倘信情而不信命則感激百出矣故至人知人情時事變幻奪人之志所以必先於窮理理窮則見定見定則人情時事之變幻不能奪其志矣志既有定所謂生死榮辱交錯於前雖未能無心應之而持吾志順理制情力用不怯則情自消而理日開理日開性必徹徹盡也故曰窮理盡性此一路話頭

向曾數提直心直心以爲別有口訣不傳將此澹話
塞人公置之而弗究及觸不可意事卽不堪人作賤
便欲撻命與人決個雌雄豈大君子之所爲哉故曰
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直心若不能諦
信無我而靈之理力制有我而昧者則昧終不旦矣
思之至此際野朽猶提此澹話恐澹中有不澹者存
焉

與周金吾

居士三請謁矣可謂勤至然覲吾相不若得吾心且
道如何是吾心馬嘶楊柳春風暖人對曇花慧月涼
能薦此再晤不暮

寄繆仲淳

男子出世一番畢竟何事要緊卽拜懺一節若任情
識支吾不若不拜旣拜拚窮性命剜心剖膽哀號像
前惡習偏處直下挽回旣回片刻不可間斷纔間斷
卽如水銀詐死復活要在順逆火中橫煅豎煅死到
真處方可

與沈及庵

佛祖有言一切衆生因想念而度生死亦因想念而
受生死今人未登極果卽謂想念當屏絕是乃不明

想念卽賊卽子之故譬利劍握之刦人卽賊用握之
救人卽道用卽此想念用之籌筭佛法想來想去念
去念來莫知其然衆生想念化成佛知見矣到此地
位方可說自在現成話或未到此當堅固想念不可
少懈教法

答某司寇

辱手示知愛女新亡榮遷多擾適當炎暑情緒難堪
雲外鄙人無能一代勞痛徒爲長歎而已雖然貧道
又竊爲門下賀夫萬苦所集皆從愛生愛者旣亡則
苦本已拔且死者不愛生者而長逝矣而生者猶愛

而哭之哭之能使其復生則宜哭哭之未必能復生
者哭之奚益昔有士人子死痛傷不止因自疑傷痛
妨道乃問妙喜曰子死而痛傷太過不妨道乎妙喜
曰子死不痛豺狼也以妙喜言較貧道今日之語吾
語似近不情若寔究竟或有理焉惟門下體之北轉
行止想自有定衡然貧道又有說焉官當司寇者握
死生之柄能忍哀一行拚一條老性命救得幾人不
當死者亦不可思議功德也且能治獄以情則神人
悅服神人悅服則陰陽和順陰陽和順則年穀豐年
穀豐則民樂生之心重民樂生之心重則刑教易施

苟刑教可行則於治道有補大矣奚必濡滯哉某久託道中敢以此奉勸或當與不當亦其曝背心也

答某居士

得手書讀之兩過而居士所疑所見無不了了所謂我若無心餘者俱了嘻此心豈易無哉縱能當下卽無亦非此中正事又云了得煩惱卽菩提決乃疑此復爲居士生大恐怖昔法眼益公事長慶久甚次見地藏老深始微頭耳長慶高弟昭公昉公皆不平法眼率衆徵之曰公燒誰家香益公曰地藏汝何辜負先師眼曰吾不會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句昭曰汝

問我我爲汝決破眼問曰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昉曰不撥益公申兩指曰兩個我問居士既是不撥怎麼却成兩個若曰生心於不撥上墮情了故成兩個如此見識要摸法眼鼻孔所謂冠章甫而化越矣安得恰好昉公不撥一場懣懣則居士煩惱卽菩提與不撥便揀矣不知居士又作何出身之計跳過懣懣場去若人果真知生死極大此事必須了當且把尋常大家到得的解會一坐坐斷吞一個無味丸子不管味不味悟不悟日嚼不破加之月嚼月嚼不破加之年嚼年嚼不破便拚此生不了他生難道不

破則此中可來入得保社若無個等志氣個等耐煩
切不要提起雖然是裏既不能措脚亦當於精要內
典中着精神搜索一上則解路自精粗浮習氣自然
蕩也粗習既蕩則靈根藉般若津之澆溉自然茂秀
始可於作家手裡討個實果子終須不難筆舌卒難
盡意倘披晤有期重新拈起亦不爲纏擾蓋做了此
等蟲豸我也須耐煩也若不耐煩不惟堂前草深一
丈管取達觀窮性命了在汝等業鬼手中

與馮開之

云何忽生之前初無生佛寧有人我柰何忽生之後

凡夫根識庸常纔染入天小樂便移多生本願本願
既移豈惟小樂難長享用只恐牛頭阿旁操鑊湯爐
炭之具俟渠久矣夫本願者既稱佛子苟不以開佛
知見爲已任則莫若深雲重壑悠悠自得也何煩投
足風塵惹黃頭蠻子恣白眼也耶此言吾曹出處之
分蓋如此若在家菩薩則不然有親則以親爲事有
君則以君爲重倘其本願不忘卽假君親爲金湯蒿
矢委曲多方護持真乘置得失於情波之外化利害
於願海之中心如虛空骨等金剛千磨萬折堅強不
摧如是則增一倍護法之心消無量罪長無量福何

以故本願不傾善根冥長故也故以六凡較之惡多
善少於善少之世不幸不逢正像又值末法稍有靈
根者徐而察之管取身毛皆豎在降是更有何言客
歲初晤先生於吉祥再晤靜海別後道人抱病潯陽
百餘日再聞歲之曹溪禮六祖復買舟東還忽勞盛
事生義當北上爲白其寃上諸公書已仍復南返適
又值先生至此似乎彼此本願因緣力故於無期會
中宛如期會道人不以開佛知見爲家務便是忘本
願自斷善根榜樣先生不以金湯大法爲椎輪便是
牛頭阿旁作戲具的樣子吾言不妄先生當痛念本

願母忽

二

前狀因文字冗鄙叙事揚塵不惟不能發先德之幽
光反足掩亂本色如得其菩薩心者於冗處清之鄙
處文之叙事揚塵處直吹之以天風洒之以靈雨發
幽光於掩亂之中全本色於散漫之後使我龍首尊
者重現色身三昧於千古再覆廣長舌相於十虛則
大明無乏高僧之燄而覺苑有傳心燈之光矣貧道
往復思惟雖能言者代不缺人至於剔冗化鄙善鼓
天風海濤清酒朽骨全本色剖幽光非先生之筆將

文則失實實則無文而理事軌逸矣惟先生念我戒
壇佛祖慧命所係卽爲我抖擻根塵堅智願力大舞
筆頭三昧成就乎翁普現色身利罩無方幸甚

幽光

幽文

幽文

幽文

幽文

幽文

與阮三城

老漢向來不解生病忽爾病生遇一切熱時若火輪
洞劫寒時無異寒水地獄寒熱交作時其苦復烈於
單寒單熱時使老漢一片情識卒支持不下始返病
不無端而生生必有自大都推病由業推業由心推
心由不心者旣推至於斯則能推之者觸不心而歇
所寒寒熱熱者隨歇而歇惟初不寒熱者固自若也
此等言句向不曾受病者漏之何異木札鐵丁辱汝

遠訊從實復此

與王宇泰

中甫人來得手書甚慰懸想但書中云叅禪不易若只將心等悟縱任貪嗔廢漸修之功豈不兩成耽悞只得隨緣制伏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是教將心等悟縱任習氣貧道曩與宇泰舉揚時未始有此不知宇泰何處得此知見若真心要出生死與人商量不得須要自家討個分曉貧道雖宗門種草若論見地未始不以教乘爲據證釋迦因中未值然燈苦修多劫終非佛因值然燈後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此

理顯白易了見地一端諸佛稱之爲大事因緣今人隨情起見或專求生淨土或持咒課經謂之借緣熏煉消融習氣殊不知見地不透徹淨土豈能親切持咒課經何異澆水增冰總皆結業毫無所益古德云悟明後方修行然悟明之說種種不同有解悟有修悟有證悟解悟者從經教熏聞力久心漸開通又謂之依通識解修悟者宿有聞熏曾少開解但未得實受用今生出頭來或假修習忽然疑情頓斷受用現前證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剎那習隨悟消立地成佛今宇泰卽未能修悟證悟亦當閱熟一部教乘以求

解悟其間習氣以熏力故不求損減而自損減然此亦必以證悟爲心柰功不勇猛流至於此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可也使但只隨緣制伏而絕無求悟之心則習氣終不可除而佛道終不可成矣何以故種麻端的不生禾故取法乎下非其因故

答樂子晉

辱手書讀之何志大而憂深哉使吾神愴不已法道凋衰吾曹妄庸誠如所言顧惟魯鈍道不勝習才識亦復不甚遠濫混繙林無補其教人患不自知能自知則餘想自歇矣魯鈍雖不敏年來亦頗自知短有

餘而長不足世好諛而我好直誰能容我不容我而我不自知持方投圓寧不倒置哉且粗豪如舊憨放不移知我者以爲渠曾中無他不足較不知我者以爲狂傲無稽恨不卽阡之死亡爲快以故魯鈍只宜佯狂詐風不拘山林城市飽食橫眠苟延此生耳但有負高誼慚愧何如尊慈齒長而子晉爲客有年甘旨不能遂而相知中亦不能及時周旋多口抱餓於故山之墟而一身羈縻數千里之外凡相知者豈有聞之而不急見之而不痛哉由是觀之則向所稱相知於子晉者果相知乎故曰相知不易易不相知

耳雖然有深知子晉者而力又不給而力給者未必相知信乎子晉命之窮也密藏間於禪誦之隙爲老漢舉似之青山白雲亦爲之變色況有情者乎又子晉慨世法出世法交喪不堪憤欲剌染然剌染一事如見不徹持不固亦非易者痛思之孫武有言曰少筭不如多筭况無筭乎想子晉言必不苟發預非多筭安能便爾耶昔崔趙公問徑山欽禪師弟子出得家否欽正色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子初讀此以爲老欽恃高尚而忽榮名及親驗之乃知此老以真實心吐真實語果不我欺夫情根積固豈

崑崙須彌之可並識浪奔騰豈滄海岷江之可齊將相雖非人傑不可爲然夾情做事而少有才識者人可爲之惟出家一路乘短生而欲拔長劫之情根倚螳螂之臂而欲肩竭滄岷之水靜而思之始知可否矣顧子晉直以我言爲贅疣大笑而割之我亦無憾清涼大雅非他名山可並倘能稍撥塵事一登何快如之且有法門一兩事急欲面商之潭柘機緣具堅默書中不備

與吳臨川始光居士

性宗不精則不免墮事障褊褊相宗不精則不免墮

理障褻禪宗不了則不免墮葉公畫龍褻禪近世
黑白並乏憂深慮遠之心所以性不性相不相禪不
禪且性相禪三宗各有綱宗如天台八教賢首五教
皆毫不可紊者也豈禪宗獨無綱宗乎禪宗若無綱
宗則若頭禪但了綱宗本無實法之語得非孟浪耶
叡公宗門龍象寧肯草草特後人心識粗浮根器薄
劣了不知古德之典刑作家之大全耳如知之脫不
兩熱余知其心死而不復活者也

二

到家果能打屏人事專力淨業乃第一義第恐淨業

理未徹必受多生染種現行困折行終難副言也大
抵有志淨業切勿厭煩厭煩則性相見地終不高明
率此不高明見地專力淨業而能困折染種現行資
發淨種功能無有是處往蘇秦欲恃口辯得官及裘
敝金盡抱餓還家方悟始以厭煩出終以厭煩歸蓋
厭煩則不能憂深慮遠不能憂深慮遠則讀書必不
能得立言人之意立言人之意既不得雖詩書滿腹
口若懸河終糟粕耳糟粕可以得官官果能治世哉
不過循時具位而已故秦憤餓復還探家所藏之書
至於懸梁刺股輟睡忘食稍得書意再出方遂其欲

紫柏老人集

彼功名尚如此況求出世法乎以此言之則見地不高明淨業亦未易修也思之又淨業一途近時僧俗通逃數也三猊當大痛省老朽怛如此非無見耳

三

臨汝別來奄忽近歲舟中光景獨影昭然信乎一微包裹十世若必然者達與臨川未始睽違也雖然兩順一逆之關未能掉臂則性變爲情情復成性所以然之說斷不可不痛究之且黑白親近知識賴有此段瓜葛耳否則方外之賓絕物則高染物乃卑此亦自然之勢也

四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音聞卽文字三昧也此三昧又名文字般若又名緣因佛性如刻藏之舉正所謂緣因佛性耳蓋衆生所習無常以緣因衆生性熏之則衆生知見發現以緣因佛性熏之則佛知見發現能熏如風所熏如谷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

五

臨行匆遽中而事無不周用情可知此非夙植靈根兼有深心視名聞爲唾涕者不能也第勞累始光於

小善細緣亦心所不忍耳意在小善不忽爲大於其細也法華云以衆生有種種欲佛以種種因緣譬喻利導之亦此意耳由是言之但患衆生無種種欲心如有欲心則水外無水之義立矣此義一立又患水少水不多也幸深思之近來黑白或有不知此義者善雖不擇勤而行之乃人天果報及魔外因緣耳小乘則視衆善爲勞累棄之若灰灰恐其燒手故也是以善無大小直以唯心觀之則德行未嘗不神矣果如此則勞累亦何獨不神哉

別汪居士

林下野人受性狷介嗇於希世行止踈慵徒益英俊之笑談茂補聖流之玄化雖托於孤清之館寧忘乎寂寞之濱暫謝白雲終慚丹嶂將回瓶錫敢報軒車乞惟遂其猿狖之情亮其犬馬之暗得還初地永祝遐齡

與婁生

別後寒暑屢遷去者不可追矣每一念此則婁生未始不在眼中婁生婁生娑婆缺陷世界耳缺則終難如意陷則終難出離難得如意何往而非苦難得出離何往而非牽墜哉故衆人於缺陷之坑作得意想

作得離觀譬如執捉虛空祇益自勞也惟達者知身非我有心逐境生於是死生不排而空好惡不遣而化所謂缺陷之坑頓成極樂之邦然明而不能勇則身心二執亦不易排遣者古人於水陵上走劒刃上行亦爲死生之關未易打破愛憎之坑未易出離故有此喻也於此兩者未能解脫則談玄說妙瀉山謂之口解脫苟非入水長人難見婁生能痛不負道人慈念管取缺陷坑中如意珠放光有日在道人乞食江陵邂逅貴縣某上人空谷足音也上人東歸附此鞭後

寄顧汝平

大凡百工技藝有志成其術苟自心不死而能詣其精處無有是理何以故蓋心死則一切舊染失其繫枿而本心自全精神不勝用矣然可死之心必因前塵而有旣因前塵而有如能達塵無地則心不死未之有也又達塵無地者關于有似達塵有真達塵凡似達塵之知見謂之藥汞銀見火卽飛去矣曷能終吾事汝自今去必要到真達塵境界則功名性命當必克願汝痛無負達道人慈念

與馬君侯

夫雨有天雨人雨不禱而雨者天雨也禱而雨者人雨也此古人成訓而人之禱天在德不在爵又非奇術可能也誠而已矣大藏之中有請雨經三帙乃大覺聖人慈悲真誠濟旱之良方也明公旣以蒼生爲念誠發於中則精徹天地雨可必致然須擇請戒行高僧設壇淨地依科奉行請雨之法必得雨以爲期隆興寺僧能課頗亦真誠行著鄉黨當敦請主壇加以僧官能錫輔弼奔走建壇之後再得一禪僧夜夜放焰口斛食一筵亦得雨爲限良以亢旱所自必由乎所屈屈而不伸則抱鬱而怨生怨生則悖戾之氣

作下有所感上必應之若不仰仗大覺慈光實力神呪并守土諸侯卑躬虔禱則屈不可伸怨不可解雨烏可得哉怨有多種難卒備言卽人情而推之可以意悉惟明公大虛已靈臺照野人之衷曲凡壇中一切費用資具項件但憑主壇者所須在處公所當供養大悲雲生如來聖位至於命各州縣禁屠又皆明公指揮之下也且禁屠大都有名無實童蒙孺子尚不可欺以不實況上天之高明哉此又當榜以哀慘告示徧曉州邑至緊至緊

浮生若電露豈有山河壽磨笄高入雲還同天地久
其誰張麗筵夜半操銅斗逐鹿不畏險攫金寧顧醜
淖沱鎮長流覆宿千峰首骨肉靡暇念侈心若淵藪
霸功高幾許直道難箝口野寺秋風清塔鈴解獅吼
燈前聞草蟲更復悲蒲柳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三

慈山德清閣

詩 五言古

宿洪福寺懷古

浮生若電露豈有山河壽磨笄高入雲還同天地久
其誰張麗筵夜半操銅斗逐鹿不畏險攫金寧顧醜
淖沱鎮長流覆宿千峰首骨肉靡暇念侈心若淵藪
霸功高幾許直道難箝口野寺秋風清塔鈴解獅吼
燈前聞草蟲更復悲蒲柳

山居

正集卷八
鳥道曲復直迢迢通幽寂枯松學龍舞恠石疑僧立
香雲襯足柔清磬聲歷歷老衲笑相迎有意非言說
宿可休堂

野人無心來寧復有心去來去總無心白雲知所趣
幽篁一徑通落葉四簷聚念此夜露寒草蟲鳴不住
紺圃卽事 二首

無風水自定水定涵太虛四岸交清陰竹槐何翳如
游鱗戲樹杪天影看却倒去者亦幽人有情難盡道
夕陽澄紺圃淺港動蘭棹

卜居在野曠寂無塵俗想疎鍾深夜聞六根瀉清響

晝讀天竺書幽窓思恍憐犬吠桃花陰麥浪人來往
最愛晚雨晴空林反照爽

芙蓉寺跨雲梁

白雲不知畝折竹爲輕帚幾度掃復合流泉觸石吼
望中峰巒奇欲往未敢走老衲駕津梁去來恐怖否
患媒以有身墮體無堅朽達者旣知此死生何好醜
經殘磬亦歇豈更聞鷄狗

龍潭靜室

睡起帶微昏拭眼出禪戶碧天紅日高雲山光可睹
倚闌聽流泉橋上孰爲伍岩側立奇石向我石欲舞

衲僧傍弗禁於石生忌妬汝本無心物如何解玄路
生公昔教汝吾今擬椎破一憎一愛之且道誰福禍
了此得佛心未會大莽曾

舍下邛弔留侯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履圯橋翁
翁怒竟弗納復進心如初苟非天地量報韓計卽疎
佐漢功已成超然掉臂行青山去不返爲答赤松盟
月夜泊下邳忽聞流水聲尚疑先生在感激無盡情

山居

潭柘溪山深那聞空谷音東雲雷忽鳴日月其誰心

塔前解放光此照無古今老人不負渠影響渠有餘
渠能不負老在處皆迢如

白仁岩

誰云山路險我覺山路幽空林鳴落木斷壁瀉寒流
徑曲難可記雲閒時復留樓臺斜礙石松栢老成虬
拭蘚讀殘碣遠公豈凡儔五篇悟今古六事羞王侯
危峰代主人玉雪泛磁甌蓮漏滴弗涸棋枰局未收
悲歌曳杖去日暮不勝秋

夜坐上方山卽事

頭戴古人笠夜禪松露泣怡然醉遐曠想是多生習

雲鎖兜率門人來撥雲入瑤梯知幾層攀援鐵繩急
舉眸見樓臺重疊峰巒吸磬韻瀉空翠清泉道者汲
水窮路亦盡相見惟合卜茶罷揮塵尾雄談匪服給
中岩月未沈謝法且長揖貪睡但畏曉那復顧衣濕
潭柘山一音堂寄懷靜光滑居士

世路多崎嶇悠悠寄巖谷去來惟白雲天地亦茆屋
渴有泉可飲粥饑松克祿明月上東峰貝葉聊披讀
會言忽喪我虛心而定腹愛生死媒進忘所能豈獨
辟若古寶鏡無塵光自復松邊坐良久介爾一成六
天水本不遠亦寧非五竺行蹤顧難留薦茗誰擊筑

邂逅雖可期江山阻人目搖搖莫盡思卷來托茲幅
晨起蕭岡納涼

煩暑不可滌扶筇傍溪光偶然值幽陰輕風發林芳
新荷浮湛露閒雲停蕭岡遠山旣以淨遠水亦以長
眠鷗驚復定吾與我亦忘寂寂花暫落浪浪溜鳴廊
雖有合塵心其如法中王爲問西來意倒影泛虛堂
日暮歸自龍潭

利名非烟霞牽人不辭遠泉石非美酒醉我不知返
狂笑出重幽殘陽沒松坂
長松館夜坐

禪庭就樹縛草徑遠塵寰有時鳥相語無人來叩關
江聲雜松響飯訖聽潺湲染習漸將洗靈臺似近閒
許詢解設難支遁答非怪莫問城樓月潯陽照碧灣

山居卽懷

峰泉本嚴好何必修飾之疏食飲水外白雲可悅怡
放言慙末德危行竊與期麋鹿散還聚詩書忘復思
相知嫌地遠誰共嚼紫芝

仲夏攜覺生受食芙蓉山中

閒將飯袋子共爾納涼此雲鶴棲高松池魚玩清水
有心豈得妙無念墮寂止前識古不貴杵戡智之始

歸鴉點暮烟杖屨懷故里

覺生訝講絳二韻險絕難賡和予應聲賦此

首二

明珠藏老蚌蕩漾吳門港一旦誰剖之圓光照佛頂
談經不須舌直示但用棒高枕臥顏巖松濤代晝講
松窓匪貴絳常以雲爲巷雨歇千山寒流泉隨勢降
林鴉噪夕陽碧漢浮彩虹村落牛羊歸晚鐘何處撞
人生特寄耳埋骨無賢斃

題骨香庵隆公靜室畫梅

萬木凍欲死枯槎銜春色禪房午夜寒明月挂枝側
彷彿暗香浮鼻根不可識支郎定初回瘦影橫癯肋

此意向誰言水魂自相得鹽梅非所望投老終佛國
悼無相容公

是身如丘井聊以命爲綆汲久終必斷世中有誰省
輸他達道人念起恒自徹生滅本一條見形卽知影
去來有異同諠寂靡炎冷刁斗聲弗停沙門觀力猛
未死恣昏動合識豈超顓遠公之清塵師歿孰爲整

悼如超

往曾見吾影寔未得吾心見影雖植因得心道可尋
死生非細事神寂昏不侵苟非得道骨安能無浮沈
難消是五障易失惟一音新塚過芳草松風多悲吟

誰有堅固經鳴此無生琴

哭素菴師

棲霞久岑寂泉石漸光霽願力酒心血禪官始壯麗
青山色不老碧水流無滯舌相與德容見聞安可契
師來春着物師去猿亦涕愧我徒識師弗堪支傾替
東南法梁折苦海浩難濟小子瞻白雲幾回淚沾毳
長松館西風吟

朝來坐庭除木葉墮不歇未是西風高千林如脫髮
林林成比丘遠近坐兀兀無口舌豈勞妙音從手發
門人聚白雲聽法誰敢忽以眼爲耳根聲塵迥超越

長松強出頭夜靜挂明月萬籟寂不喧月明滿禪窟
閒中度朝暮所見何賞罰

燕山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寺

青山不易老白日何其短葉落黃金臺誰人行急緩
四泉清且深五乳秋雲滿取汲豈有心爲霖濟枯旱
苟非善用之雖正亦復反鉢樹旣成抱帝座香未散
誰輪久失主賞罰貴明斷祖令試全提波旬應左袒
焦螟泊火聚燕雀秋鵠卵直下不生心聖凡俱納款

芭蕉巷偶成

誰謂城市諠我居若空谷晨昏雞犬聲誤聽作岩瀑

石門寺

庭際羅雲石微風撼疎竹故人家務忙誰共法海沐
我愛石門寺臨川清曠處業當水月深道益魚龍助
帆影亂幽窓櫓聲搖靜慮南山及峨眉併換終不與
讀法華經

一室住峰深樵夫猶莫尋日永閒不徹獨轉蓮花經
自誦還自聽問渠誰賞音反復細推究本來非二心
如何根塵識三者各有因使我疑難解取決白雲岑
白雲亦弗答隨時變晴陰

梵川

水曲午風清輕舟浪花淺主人遊未歸碧草坐來軟
有茗向誰啜有心向誰展青春感逝波白日應共勉
何必觀滄溟乃稱雲濤緬崑崙與培塿會理非隱顯
島嶼壘塊成池塘貴折轉水澄見樹影隔岸雲舒卷
中流構精藍荆棘試初剪魚鳥識香燈兒童慣習善
輞川王右丞泉石寄軒冕今有曲阿生梵川託幽選
道人偶飯茲細雨濕蒼蘚理棹向何處北園少鷄犬
• 過石鐘寺

長江水不淺湖口山不深雲石多奇巧疑生丹青心
予偕二三子取次望春林何異畫圖上歡笑發空音

假山與真山象始可相尋

過匡廬棲賢橋

我昔遊峨嵋峨嵋青雲間巴江瀉天上千里一日還
今來匡廬陽峰巒潛復翔玉淵溢必泛三峽何鏗鏘
行倦坐橋側鳴珮聲琅琅聞遺心獨清觀音舌相長
幾人度流水卽影見慈光

風塵通觀

風塵齊水月染淨但唯心試看匣中鏡澹然光靜深
一朝縣高臺萬像等照臨好醜纖不昧未嘗煩沈吟
予心得如此寧畏風塵侵

棄杖

柳栗何所生托根峨嵋石偶然棄此山尊者何得失
且以四塵觀推之本無質寧惟此杖哉萬物同一職
贈馬子善

堤上垂垂柳堤下青青草等閒清遊時文章皆極妙
不假彫琢工天然而自巧借問此何來胸中無煩惱
贈明月寺皎如

古寺負靈岩湖山最深處微塵固難近心遠本非預
流水解清談白雲好來去經殘坐松下調息澄俗慮
明月懸高天空床任箕踞莫惜青白眼身世等飛絮

山中卽事

粥殘無所事策杖尋幽去岩下聽流水泠然爲誰語
天寒茗弗熱霧重晝匪曙此本龍蛇鄉廓然忘怖慮
談笑殊未休日暮難久據月上還再來何必生猶豫
過天寧寺

有序

余讀唐李長者決疑論是知無爲而成者天也應
物而不亂者寧也故古人有以櫻寧自號者亦此
早春攜二三法侶謁李長者於方山旣而還清涼
以滹沱冰將泮徘徊未渡少憇天寧遠公禪房賦
此

年華不可留齒髮豈堪倚既少終必老逝波力難止
無生則無死有未必窮始岍柳夢欲醒桃花尚含恥
同誰遊寶地歎茗談莊子一嘯出門去千峰興方起

方山金剛泉

丈夫患軟暖任事不耐長一歎金剛泉形骸頓堅強
視生與死等視苦爲樂場此觀久成熟身心俱清涼
送得心開士遊五臺

牢山去五臺相近亦相遠近則在剎那遠則靡涯岸
生心禮文殊何啻太虛電轉眼光已沈掌紋不可見
秋高風色寒落葉情無限望望孤雲遙令人增眷戀

讀經曾數蓮陸地清馨遍今昔俛仰中千里寧隔線
天士笑相迎茗貯玻璃碗鼻風生浪華香光搖臺殿
無錫箭鋒機掉頭空絕巘

月下讀書

天高秋露寒玄侶皆寢歇油濁燈頗昏讀書借明月
得朋古始初會理心自愜釋卷夜已深清光滿岩穴
過龍門靜室

羊腸路高低深林秘禪宮既到坐門次重疊皆雲峰
剝木三百尺閣石架虛空寒泉委曲瀉點滴落厨中
昨見僧頭上水聲來匆匆相看拍手笑王維難形容

惟有無心者會肯超塵封

春日登清涼

昨來進幽谷草木時雨足欣欣向人笑紅黃間紫綠
揮戈日難返流泉去甚速正思東家丘川上嗟不復
蚤春謁李長者著論處

高人李長者風致久欽尚問法蒲衣子從茲乃西往
青山不改色白足遁酬唱人代付流水雲巖獻奇狀
芙蓉繞禪室貝葉生佛想春雪被四野玄津滌五障
華嚴佛始談大論誠快暢恨我生何晚不遑奉巾杖
猶欣侍尊者龍象共超躡夜寒山路幽再宿解悽愴

尚朴崖

予非太古人君是太古石今昔甚懸遠一朝此相識
因悲世道衰尚友千古客奈有峨嵋遊匪遑久侍側
雲邊言別離杯茗瀉慘惻敢企明月心常相照行識
飣鳳林寺有感

昔人依寒巖虎豹常爲伍片心委寂寥頽然混沌父
古木不知春鳥不驚樵斧一旦陽光回白雲化丹圃
我老欲投杖已生峨嵋羽

食菜

莫嫌菜味淡淡中趣甚長長者可以久久則耐歲霜

人謂梁肉美我愛菜根香東坡曾有言大丈夫須當
淡泊滋高明奢侈汨心光節儉可成家費則近淫荒
聽我冷舌言天下亦可康

山堂夜坐

空堂澄佛火寒月照僧笠俯仰天地間冰壺喻不及
微雲淡欲斷野鳥雪枝集廻嶺互明滅流泉凍弗泣
相將坐達旦行者頻乞人所樂既難齊滄浪豈牛習
。秋夜宿積善庵洪上人禪房

號大宗

微雲散空碧片月當天縞獨聽草蛩鳴遺塵契深與
緣粗而得精精化合常道日擊猶千峰語言豈可到

虛窓涼初高擁毳坐來好黃葉飄秋風夜中誰復掃

潭柘一音堂卽事

三界如旅泊比丘寧敢着去來類孤雲足跡難可摸
樹下只一宿遲回恐生縛雕梁與畫拱眷顧詎非錯
末世風俗澆鬚毛徒剃削酣然醉大欲男女飲食樂
雖復着袈裟諸方亦行脚研窮本色事癡默熱惱灼
一旦死魔至惶惶何所托

吳江聖壽寺

吾愛吳江山浮杯恣幽尋又愛吳江水臨流閒照心
城中有古寺銘碣何埋沈偶讀高僧傳赤烏到於今

佛燈斷復續棒喝振雷音禪虎瞻堂老昔曾踞此林
殘碑陷新壁每動騷人吟近世徵某公幾遭荆棘侵
何其棄而去令我彌愴襟山豈貴必高水安貴在深
寸虛苟無欲朝市卽雲岑曠然離苦地誰解投簪纓
名二泉詩有序

余遊廣慧寺見一泉湛然明瑩歡喜心生熱惱自
消因名之曰歡喜泉復見一泉淙淙然瀉諸龍吻
若枯禪大龍神遊覺海慧濤洶湧之中而不撓乎
澄潔之性有卽動而靜彷彿乎禪定之象名之曰
禪悅泉後之高人勝士過廣慧者皆生歡喜入禪

悅庶無負名二泉之心乎

歡喜泉

千峰有流水一見何皎皎歡喜油然而生相將山月曉
掬之開妙觸直下無不了夜靜鍾磬歇清音瀉叢篠
更聞洗鉢殘惹得游鱗遶

禪悅泉

商者見利喜農人得雨悅空山萬籟寂老衲默無說
所樂雖不同適懷寧優劣寒飈吹微雲凡聖情波微
過某公禪房

鑿破千尺水雲邊結方丈漁樵絕往來天地同俯仰

不見喧笑聲但聞流水響山深遊子稀夜靜明月上
把袂論素心忘機冥大象爲烹虎丘茗已接鶴膝杖
何處動疎鍾此時誰撫掌人生若漚泡莫使煩惱長
高堅精進幢共超無明網

寶珠泉

有序

嘉靖間有禪者不知何許人雲行鳥飛足跡滿天
下而愛杭之徑山山有凌霄峰高出羣巘石少土
多可以樹藝然以乏水棲者不能久此禪禱於龍
神一旦泉湧成掬更三日泓然厭沃龍象突萬曆
壬辰仲春自杭來五臺言其始末如此遂賦之

寒流迸絕頂清冷遠泥滓午夜微雲空水輪印滄河
誰披破衲頭分玉注爐鼎熾炭三沸初浪花明珠並
試傾磁甌中一啜禪夢醒

芙蓉寺

千峰有流水碧沼有明月承坐香雲柔此心何所關
美人秋思深肯向岩隈歇麋鹿去復返孤鴻天際沒
滿城夜露寒燈火照佛國鏡裡浮幢新山河壯禪窟
重過樓煩寺

至人將欲誕寶地湧靈脉飲者無賢愚俱然消諸厄
一朝產金芝佛日生大夕千古鳴法雷舌根等堅石

樓煩師之里爾我悲陳迹廬嶽秋風高東林正蕭索
聰明泉未枯勝井塵土積搔首共躊躇哀鴻催白髮
敢承聖者光分巖照蠻貊况復中華生自來露法澤
慚余道力衰匪及爲輝赫

玄岡山店別寧武諸法侶

偶然飯山店法侶勤正念及視身與心豈殊速閃電
百年喻朝露日出花卽歛寵辱鏡上塵本光謾相染
秋風催馬蹄去去情無厭

過清涼義塚園示基禪人

艷姬遊花林過者誰不讚白骨亂荒草見之誰不嘆

從來百年中好醜隨時判嘆者未死時客儀何榮榮
讚者埋黃土白骨同一貫佛說女三昧卽身成境觀
比丘住尸林攝念厭分段如觀一枝花洞悉春無畔
過華嚴菴

流水青山曲誅茅拭心鏡法界雖四重了之凡可聖
風高鐵磬寒月上松窓淨莫謂故紙厚鑽研力須勁
一塵忽剗破大藏頓究竟且說春光深杏花正當令
浮生能幾何誰悟身爲病

驅旱魃

有序

予道興善寺觀麥苗枯槁知魃鬼爲祟遂賦詩驅

之期雨足爲驗

苗麥仰甘泉赤子饑念乳我自清涼來久離執轡伍
行中覩枯槁魃鬼握炭斧喜早暢淫習羣生失所父
民以食爲天麥枯將誰怙聖哉大悲覺雲澍滋朽腐
遐邇聞雷音妖嫫墜幽苦

偶成

長年只蕭洒靡事可牽掛山河喻蒼狗生死齊野馬
曹劉無幾豪榮枯轉頭罷輸與世外人金剛虛空畫

五言律

開化寺有感

建勝自隋唐燈傳不計霜幢高文字古碑臥蘚苔蒼
雨過金客泣花開鐵釜香登臨曾感慨槐冷鎖斜陽
散髮受食芙蓉山中

客多勝閣

散髮長林下清歌傍碧渠水流天影在風靜竹聲虛
路出雲松杪心遊象帝初上方誰送供香飯及池魚
寡欲地終偏忘機趣自玄帆檣爭碧浪日月走青天
耳寄江聲外心遊象帝先人間通覺路登眺石門邊

日暮二首

風落春時葉，堦生雨後苔。門前雙樹老，竹外片帆開。
高塔嚙沈日，祇林隱鏡臺。遙看情不盡，宿鳥促歸來。
日莫泊灘頭，隣船燈火浮。地高疑傍斗，天暗自停舟。
春煖衣初減，江清興更投。殊方皆逆旅，鄉語信蘇州。
雪中有懷

寂寞空山裡，連陰雨雪重。鶴愁巢樹折，猿慮洞門封。
草木應難辨，山川彷彿同。誰能明此意，夕霽上方鐘。
潭柘元日聽泉

一年今日始寒谷，煖初生松下浮天。色雲邊領磬聲

翻然辭絕壑，此去向滄溟。吾道秋風冷，波光浴日明。
山居

住在萬峰深，遊人何處尋。斷崖能障路，流水自成吟。
白髮生空想，青山冷世心。那知城市裡，正晝攬黃金。
過報恩寺

一棹到禪居，溪山春雨初。宿雲橫古砌，遺像臥荒墟。
斷碣迷唐額，空梁得宋書。同游皆法侶，誰可振門閭。
明月池

老衲閒消遣，雲邊斫此泉。淺深不可測，今古但澄然。
照影渠看我，涵虛地壓天。夜寒羣籟寂，明月幾虧圓。

秋夜宿本侍者禪房

儂家所住處長日少人踪水月四時有雲山幾萬重
黃猿偷紫芋白鶴立青松夜靜成孤坐燈前孰所從

遊張公洞

有序

暮春與二三子遊張公洞玉女潭舟中披閱支公
小品序倦而舒目忽見舟前碧翠浮空波光映几
時高論者清難雲構虛懷者瓶瀉而酬欠復舍舟
策杖尋樵徑而入既至蒼松夾道修篁點黛惟石
亂出清泉滴響仙源幽勝應接不暇時有小作雜
記其事雖無雞園鹿苑法咏之倡和亦一時之良

遇也

微波搖樹影風好片帆輕望裏千峰秀行邊一水清
高言消永日搜閱托幽情相去桃源近時因法伴登
北園雜咏

閒來無所事觀化適幽情鳥路生明月魚程混太清

蒼山常問寺濁世不留名雲外存知已前峰鐘磬聲

泊湘中

日暮停舟處蒼茫古渡西雲霾江上月雨濕客中衣
行侶鄉音異隣船燈火微故山千里隔迢遞不勝悲

巖居卽事

潛壑堆雲處寒泉不斷流千峰長鎖翠六月只如秋
蟻鬪驚天地人空恣馬牛山林與城市心歇便相投
留別慙公

大道久荒涼離歌東海旁行踪將萬里津濟正微茫
白日肝腸苦青山骨肉香相逢卽相別揮淚欲沾裳
示于潤父

寂寞英雄地浮華計不深好花開萬品古木獨千尋
路盡生奇智言窮得自心封侯西海上白骨博黃金

過邢匡石居士

朝來居士家一路踏烟霞會理花非待開池水有涯

石橋當戶險山郭帶江斜飯罷無餘事空窓轉法華

同開侍者繆仲淳宿洪福寺

有序

昔思大禪師登南嶽恍若舊遊因掘地得髑髏及
瓦鉢道具遂創招提以三生名之貧衲與二三子
過洪福寺四顧躊躇亦若舊遊第不知前生髑髏
何在雖然卽非髑髏瓦鉢思大前身爲南嶽風月
主人猶信也洪福由唐迄我明廢興不知凡幾
其寺僧慈峰朝公今復力舉廢墜而貧衲與二三
子阻雨得假信宿朝公索詩題石遂賦此以結三
生之緣時萬曆丙戌夏六月十有一日也

信宿中流寺行藏支許從禪居開水月佛光照魚龍
石吊英雄跡雲埋今古踪廢興無限意願取舊栽松

牢山海印寺

珠林完舊物天子錫靈文鳥道懸丹嶂僧堂起白雲
魚龍階下宿塵世海邊分佛火誰相續心香朝暮熏

元川偶作

情縱頭頭礙心空事事如死生雖復大來去總由吾
貯水煩滄海關風役太虛諸般皆便用何物可能愚

石門丹次

石門前代寺澤國隔塵氛四面皆流水孤峰獨出雲

寂音陳世界長者列經文舟到黃昏裡鐘聲鼓後開

偶成 四首

折葦來初地漁人枕浪眠塔鈴閒自語僧夢醒忘緣
井竈魚龍窟風塵水月天雖非親眼見澄照尚依然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剪舊煤
照心翻貝葉觀足護蒼苔久斷風塵路何人問大梅
草坐白雲寺閒中自較量利名非我事歲月讓人忙
飯飽松花粉烟浮楮子香流芳如可待公道屬侯王
我自別人間空山擬投老松風六月涼潭月千古皎
黃獨雨後肥白雲不煩掃來時路正忘欲出問誰好

少林晤高竹川襄陽復晤却贈

一別幾經霜相逢髮共蒼行蹤雲聚散此道路低昂
多病知禪觀無才損世忙少林今夜月應復照東廊

秋日與黑白諸法侶遊行恩寺

秋日來金鼠西風落葉聲堤楊猶帶綠池草尚含青
斷碣迷前代空山慨世情同行皆法侶誰解說無生

咏風

軋坤全賴爾萬物恣翻騰撼樹惟聞響排雲不見形
吐吞真有力來去本無情一種呈奇處空山送磬聲

臥龍菴

寺藏青樹密路轉白雲深山帶前朝色人多上古心
浮塵不可見流水自知音滿目東西意題詩期再尋
。 秋夜宿水月庵

黃昏泊釣臺坐聽草蟲哀水濶天無辨堂成月自來
已醒蕉鹿夢肯使海鷗猜對岸人如粟登臨念自灰

登那羅延窟

菩薩僧常住皈依上翠微山高疑日近海濶覺天低
島嶼屏中國波濤限外夷重來防失路拂石一留題

金輪靜室卽事

縛屋依金刹時聞鐘磬聲種苗非博飯鋤草代經行

春水涵天碧雲山當戶青
斬蛇誰取性扶眼證無生

新秋念開邸

客裡逢秋早林間宿雨涼
小鮮猶聚樂侍者却甘忘
莫謂千山隔須知一脉長
狂心終自歇含淚禮香床

題張公洞

清曉探靈蹟行歌入翠微
山光開眼界泉響淡塵機
去路非難進浮生不可期
洞門雲不鎖出處未成迷

題玉女潭

長松夾道陰幽勝許吾尋
樹老寧知歲潭清喻此心
同遊俱法侶消歇聽鳴禽
杳謁天將酉時聞簫管聲

漂陽莊結夏念開侍者

閒中無箇事鐵鉢貯清泉
鏡面浮天色禪心空世緣
人生既不久幻影豈常堅
相見難相悉開郎尚未旋
過多寶寺弔玄庵穆居士

塵中開覺路訪勝夜登臨
貝葉依然在蓮花誰復尋
行踪寄軒冕名姓落珠林
一片青天月先生萬古心
出佛兒門別潭柘山嘉福
住持佐公兼諸法侶
靈脉來何遠溪深知幾回
雲山常忽斷天日頓重開
道大終難隱名高不可埋
行常尊貴下空翠湧樓臺

贈王太古

旅底逢王子風標迥不羣
身家流水葉心事遠山雲
任俠猶存劍陶情但屬文
何如俱屏却世外一期君
慰徐覺非

暫息還鄉思同來聚雪岑
雲山常在目妻子不牽心
月下搜禪觀閒中學梵音
更憐豪縱習鑄作大悲針
國山寺訪了虛不遇

迢遞來烟寺松門夾道生
青山太古色流水自然聲
石上癡龍跡林間怖鴿鳴
西江相去遠誰慰客中情
登天目山頂

歷盡巉巖路中峰地忽平
捫蘿重陟險坐石看雲生

有欲人方忌無心道自成
相將登絕頂更覺此身輕
馮元甫書室

逃塵寧是隱養素在蒼生
湖水硯池碧秋山筆架青
烟雲通藻思風浪雜書聲
永日人稀到惟聞幽鳥鳴
舟次石門吊古

筠溪任黑風折葦石門通
一水中浮玉孤林兩抱峰
津梁勞佛臂舟楫濟禪宮
歲莫探陳蹟悲歌寒霧濃
梵川設居二首

水國厭禪庭微舟不可輕
波光搖閣影松吹學潮聲
魚小知常恐龍疑睡未醒
莫言城市近隔岸遠山青

閒來坐池館乘月弄潺湲驚嶺浮天上漁舟放樹間
鳥喧因論法龍出未歸灣已少尋幽者柴荆不用關
螺髻山送傅廣居

窈窕不知深誰同此一尋聽雲天地耳抱寂聖賢心
漢室青山在韓祠白日陰那堪離別泪春洒海螺岑
偕諸居士登墨光亭

地僻無隣並同來日已暝穿雲驚宿鳥帶月到幽亭
近水堪資觀虛窓可寫經漁舟催早渡風冷夜波腥
喜于中甫再入潭柘

喜爾到山中雲門一破封聽泉身世盡坐石意言空

明月東生海焚香禮大雄來朝今日路杖屨出千峰
秋日登玄墓

覽勝攜高侶捫蘿謁梵宮千山飛片雨數載寄孤踪
空翠鳴疎磬波光照遠峰烟霞誰愛客相送有支公
過莒父寶願寺有感

新秋遊寶地落日照城隈馬跡侵蒼蘚蟬聲泣古槐
短碑師子吼高世鳳毛才此日扶消歇還須玄度來
同勉講主過洪山寺

舉刀無可欲斷足是何心法雨千山潤慈雲萬里陰
清泉還似昔白血到於今古碣迷荒草同誰杖屨尋

暮秋宿龍興寺

入寺烟霞古金繩鎖梵宮譯經人不見呪水鉢成空
漂母河邊草韓侯墓上松夜深誰共坐難聽是秋風

示吳康虞

此生卽曉夢寵辱兩俱非三棹何時息千峰早晚離
乾坤鏡裡象身世鼻端泥去去春程遠烟花示密機
圓常寺次松窓宗室韻

欲濟况無舟名林亦可留樓臺片雨歇河漢淡雲浮
水靜月方定心空境自幽慧燈明徹夜日暮不須愁
夜讀楞嚴有感

軒冕增人相松泉冷世情微官五嶽重大道一毛輕
石淨雲生倦窓空月愈明殘經翻未了何處曉鐘聲

訪鹿野坪徹空禪師

林叟持高節幽居淡世情閒朝觀鶴色靜夜聽泉聲
行道一身健翻經兩眼明自慚投社晚乞地結松陰
清涼有感

幽谷深雲裡樓臺知幾重茜裙歌夜月緇衲醉秋風
鷄犬聲將遍猿猱跡豈同因思張相國一怒淨龍宮
燈下懷愁山

支郎昔住此冰雪記流年已就屠龍技猶叅伏虎禪

法雷鳴十地花雨散諸天信宿空心累焦桐擬徽絃

山居喜雪霽

一室萬山中何人問遠公雪迷樵子路凍合蟻王宮
照性知非染無思始契同朝來餽粥罷海日上東峯

一微泉懷法侶

路斷千峰際雲門忽破封好山知幾疊幽草自成叢
石徑通林杪寒泉出壁中下方諸法侶誰得此相從
仲夏偕諸法侶游上方喜雨

二首

路向平田始蒼崖似削成有天當絕頂無地可兼程
避世雲非淡忘機水自清同來逢好雨鐘磬報新晴

結屋近青天居高地自偏鳥鳴階下樹龍出洞中泉
山月通宵白松風拂暑炎遙知城市裡枕簟不成眠

五言排律

過知郎澹然齋

地僻資心靜池空悟世忙廻觀兩未有強謂是常光
樓閣窓中影松泉鏡裏香雲山終不老水月爲誰涼
天破魚吹浪書拋客臥床去來情不染喧寂路俱忘
莫厭茆齋小風塵別道場

張子集

七言古

漢家失鹿爭相逐江上一絲山水足夢裡龍蛇戰正
酣羊裘之外何所欲釣竿偶擲化危峰掛月撐雲曾
不曲君不見渭水垂綸一釣間享年八百蒼亭毒先
生一釣成何事萬古令人仰高躅

夜宿盱江太平橋南

昨夜太平橋北宿今宵太平橋南眠橋南橋北只一水一水何曾有兩船若得詰朝天氣好從姑山上訪神仙神仙初亦是凡女欲海情枯斷愛纏一斷愛纏

蛇爲龍飛行自在獨超然

野鶴

千峰道人天邊鶴三年狀頭籠中雀天邊野鶴自在
飛籠中飽雀甘束約松雲軒寃病不同幾人知病能
服藥自笑少學屠龍術伎成無用渾棄却瓶錫袈裟
到處遊楊枝漱口朝自嚼苦中有味頗清涼龍肝鳳
肺輸寂寞

梵川問月攜麟郎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月圓缺
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間沒光輝在隱顯肯爲迷雲泪

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香露坐月當空昨霄十
八高人聚風月無邊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
擲滿地珍珠誰拾得此情難借空虛喻摧破空虛須
着力

送栗庵居士之南閩

道人自慚情未空憐君遠行心忡忡漳州一去四千
里崎嶇不知經幾重分水嶺頭縣鳥道僅僕相呼晚
與早何處寒雲猿狖啼日月不催雙鬢老梁山見說
多霜松根抱石苔色濃幽期無負有如河爲子掃
髮千岩中

趙州栢林寺壁間畫水

畫水何曾有水相有相焉能畫水狀靈臺無物湛然
清信手風生掃成浪視之滾滾聽無聲日日波濤千
萬丈此中未必無魚龍頭角潛藏待雷響君不明畫
水之時念不生念生畫之終不成譬如陽春回大地
紅白枝枝豈有情

送鶴林寺海祥禪人還南

千年常住一朝僧汝師獨爲常住死蚊蠅雖微尚貪
生人而安能不愛此吾悲死者賦此詩莫言朽骨無
所知幾回竹院月明夜幽魂嗚咽聲噫噫名藍未復

心豈忘心不忘今道在場最憐秋風苦雨歇汝師來
往山之岡

靈峰觀泉

山水無心銜靈奇遊人分別生幽思幽思之初未分
別山水靈奇誰得知就裡亦自有佳處有心不是無
心時我遊靈峰峰不語淵默雷聲耳欲遺鰲頭戴我
欲飛去拄杖挑雲何所之

聲入耳靈臺澄徹樂而賦此

白日來參伏虎禪袖衣誰共染香烟塵有路通

書水何曾有水相有相焉能書水狀靈臺無物泯然
清信手風生掃成浪視之滾滾聽無聲日日波濤千
齋紙去卦林掛雲雨池之角潛藏待雷響君不明
亦非非幾靈軸軸不語賦然雷聲耳齋齋蕭蕭然
照山水靈音蕭蕭映疎野衣自青卦與青心不具無
山水無心游靈音幾入心眼坐幽思幽思之際未
手靈軸贈泉僧汝師獨爲常任死蚊蟻雖微尚會
卦山之圖能不愛此吾悲死者賦此詩莫言仍骨無
公豈忘公不忘今誰在靈臺對風苦雨想公魂來

七言律

山居

莫謂雲林是化城相逢幾箇世緣輕青山不解隨人
老白髮偏知逐歲生萬境本空心作障一真無待道
方成長安若問開先勝飯罷閒聽瀑布聲

仲夏同諸法侶禮多寶寺五百羅漢適有禪人
跪讀法華經於像前靜而聽之若流泉寒瀉
聲聲入耳靈臺澄徹樂而賦此

白日來參伏虎禪衲衣誰共染香烟風塵有路通心
地水月無人問性天空想玄庵翻貝葉遙知雷雨護

金田冷冷松下聽寒浪萬劫情根一洒然

咏懷

少小狂歌混狗屠翻然一旦醉醜醜胸中日月光無盡身外風塵患已祛虎豹由來山寺犬王侯誰悟利名奴閒朝何事堪消遣飯罷看雲獨倚梧

天啟禪房

石磴盤廻不記重亂峯深處隱禪官泉從剝木雲間落僧住高岩眼界空欲了殘經還待月偶成半偈暫吟風歸來不覺烟霞晚谷口初聞定夜鍾

感懷二首

山重重兮水重重迷悟須知路不同寔寂場中蟻似虎長安道上馬如龍白雲自解歸青嶂明月誰將掛碧空若使貴人能不從從教桃李笑春風風塵那得此中幽萬壑千岩鎖一丘白髮不栽偏易長紅顏欲駐却難留飛禽有跡空中覓老衲無心物外遊試問故人槐國夢五更霜冷解惺不

瑠璃燈

誰把冰輪擲下方老禪拈取掛虛堂升沈雖復憑他力內外從來本自光未點金容猶冷淡纔燃寶座愈輝煌莫將龍燭堪相比不照人王照法王

過楞伽州遺麟郎

孤巖面面生雲烟無限魚龍開水天欲遣百非煩問
荅那消一句蕩中邊不須設險人難到但若無求地
自偏大慧日長何所事經殘抱膝看鷗眠

詠開先寺瀑布遺仲堅行脚作探竿影草

隱隱隆隆天上來白雲重疊不能羈剪裁無地容刀
尺慣便乘風作雨雷到海終須涵日月出山豈肯染
塵埃杖頭挑向諸方去席卷魚龍擔取回

聽松

水光山色世情空偶聽松風更不同無夢却遊天地

外有身豈落死生中名高自古生心累道在何妨徹
骨窮頽上葉飄嫌聒耳寧知聲是大悲翁

舟次石門東岸訪寂音靈蹟兼懷廬山歸宗常

禪師

行盡溪山興未窮扁舟聊繫石門東金輪雨露承千
古玉曆春風自九重髣髴不愁連夜白身心已悟本
來空何妨城市山林處瓶錫飄飄訪臥龍

山水縈迴妙莫窮烟濤空翠着禪宮石門有路憑舟
楫金地無人候飯鐘雨助溪聲吞寂寞雲拖海色淬
虛空重來一上楞伽閣徒倚長歌望祝融

偶成

閱世歸來隱半峰
茅茨小結虎溪東
了知我相無安處
直得緣心當下空
花落花開成敗夢
漚生漚滅是非蹤
相逢若問平生事
坦腹高歌大塊中

墨光亭

邈得幽居傍顧龍
竹牀苔徑少人蹤
閒朝有鶴松梢立
靜夜無雲月正中
夢裡山河乘想起
眼前榮辱卽緣空
名香自爇書經罷
猶見陶泓墨氣濃

遺聞堂夜坐

來往風塵老客顏
竭來高臥萬峰間
從教世路千重

樂那得禪心一片閒
空翠有情留白足
炎蒸無夢到青山
蔗漿一任能驅暑
石上聽泉未可攀

登岳陽樓懷呂仙翁

見說先生醉此樓
任教呼馬亦呼牛
無緣濁世誰青眼
得意滄波有白鷗
一劒寒光天闕冷
半瓢明月洞庭秋
君山笑我登臨晚
知爾還同旦暮遊

早渡嘉陵江登錦屏山

日上長巒渡彩虹
隔江烟樹古蠶叢
危峰欲墮松根抱
浩露初殘花影空
山水不殊前代色
衣冠猶帶野人風
白鷗訝我登臨晚
來去飛鳴錦浪中

冬夜墨香庵懷方麓先生

卜宅江村遠市塵相尋朝暮但耕人水邊習坐鏡中
影月下經行夢裡身黃葉不須童子掃白鷗偏與野
僧親著書日久知成癖好到禪房一養神

新秋

行踪誰料去還留洞壑俄驚夏已秋佛性喜隨雲自
在禪心懶與水爭流身貧方外吾常分病少閒中福
最優桐葉儘教飛萬片道人無事可生愁

過慈壽寺有感

惱亂禪心魔是詩惟將歲月廢浮辭念頭未起光無

量情識生時苦不知抱甕灌園休道拙攻城雲棧漫
爲奇何如石室披衣坐方寸澄來別有機

紺圃卽事

柴門不遣白雲封來去何須問主翁方寸高明千古
鏡萬緣空寂一聲鍾涼生肝肺蓮花漏香泛簾櫳貝
葉風鐵鉢願傾三昧水散成甘露洒寰中

聞秋聲有感

住住行行鳥莫猜因貪幽勝重徘徊烟霞自古非人
世石瀨偏能洗客懷階下雲峰知幾疊岩頭秋色恠
先來舟藏石壑誰相負靜夜深觀念是媒

季春過竹院訪見素居士

萬竿竹影掃波光野曠風微麥浪香我輩自來多懶癖主人疎朗更相忘閣中棋局敲殘月池上峰巒接半堂鷗鳥不知塵世事飛來飛去看人忙

過陽羨蜀山弔蘇長公

來自黃州老此身青山流水隔風塵心同日月難逃謗名滿乾坤不救貧遷謫幾番生似夢文章終古氣如春清秋何處堪悲弔蜀阜荒祠一愴神

山居

相逢多勸罷仙遊行脚終難可到頭片月在天光不

斷千峰當戶翠常浮消閒石上題黃葉解渴雲邊飲碧流潦倒那堪聞此語感懷方且暫淹留

往曹溪暫憩長松館

幽居卜得在城中竹浪松雲草徑通習靜何須違萬化隨緣應不昧雙空燈前誰是青衫客月下時聞白社鍾路債今猶償未了曹溪禮鉢看降龍

過陶居士精舍不遇

高臥青山絕世埃柴門終日閉蒼苔雲連樹色室中暗竹引泉聲空裏來凡鳥不題遶佛地主人何處醉仙臺相逢未及探高論閒對玄猿一悵懷

初冬有感

炎威未已又寒來催得頭毛雪作堆樂事盡從忙裏
錯憂懷應向靜中開死生若使饒尊貴道德應看等
土埃情理皎然如黑白窮通壽夭不須猜

石門夜泛

撥草瞻風豈偶然百城迢遞舊因緣中流水月深還
淺兩岸雲山斷復連諸子兢誇天上坐片帆疑在鏡
中懸石門鍾鼓相將動耳聽何如眼聽玄

示王宇望

壯志稜稜鬢未蒼男兒莫負好時光清晨一念埋靈

種白晝諸塵化德香世樂從來刀上蜜浮生迅速草
頭霜起凡有路非天外日用明明不覆藏

夜坐聞于繆二生論友道

殺命仇讐恨未深相知辜負最難禁堅持劫外精勤
願常省燈前感慨心世諦業緣非骨肉慈門靈種是
真因此番失却菩提子苦海茫茫不易尋

唐奉常凝菴見訪次及楞嚴予喝之以爲禪者
多不遜不揖而去賦此嘲之

雲林何事遠相尋破我蒼苔豈賞音焦鹿夜來非好
夢火牛古始救重侵多緣薄世尊厄爵未必高言止

衆心旣見不煩增傲想王生一叱直千金

謝劉司丞

但當淨意等虛空何必頻來訪遠公王事若將家事
做世心便與道心同須知一死難高下自古浮雲易
始終每笑閒身無所用縱觀山水走西東

宿方山昭化寺

有序

夫靈而最良者人也毒而最猛者虎也人遇至人
犬笑之虎見長者而馴伏人乎虎乎虎乎人乎必
有知言者予聞長者之風有年矣快瞻遺像賦此
千峰寂歷路迢遙長者苔龕乳虎號背嶺霜崖雲尚

凍向陽林壑雪初消齒光法海澄松月舌相天風吼
夜濤一自妙嚴投筆後雜華誰復繼揮毫

同傳侍御汪將軍禮方山大像

從來天地是岩龕妙相巍巍獨面南萬古燈傳憑日
月一毛散影徧江山獻花野鳥飛空下出水蒼龍聽
法酣回首白雲封絕頂證明功德共誰參

述懷

江湖浪跡幾經霜不學禪狂學楚狂白髮有雙鬢我
老青山無事笑人忙情消豈是將空遣習斷還須作
觀忘杖屨飄然隨所住攀緣澹處卽家鄉

偶成

遠來水面覓遺踪道學西天龍樹同揮斥古今眠坐
外雌黃凡聖笑談中書成紙價一時重理徹文章萬
世雄更有一般蕭洒處死生無夢入心中

山中偶感

住來曾不見風塵野鹿常容伴法身碧海偏開雲外
客青山冷笑世中人六龍朽索終難遠二鼠枯藤斷
易鄰若使王侯知此事掛冠未必待清晨

秋日同澄公開侍者宿南臺

丹梯宛轉路迢遙興亟寧知杖屨勞明月滿臺消雪

色白雲橫谷誤江濤金罍端許藏眞骨寶偈能將化
毒蛟吾道只今寥落甚爲誰流涕濕緇袍

睡起讀圓覺經

條然草榻伴雲眠夢覺簷頭月正圓起念除嗔嗔轉
熾生心捐妄妄尤添有無不立非爲妙入法雙忘亦
未玄至道空虛誰敢擬思量已墮二三邊

奉答萬思默學憲

潦倒無心作解嘲乾坤誰復可論交澄潭信是蒼龍
窟華屋終非野鶴巢飯罷祇堪閒坐臥詩成何必苦
推敲遙知大范耽光景靜裏清虛恐未拋

墨香庵卽事示元廣二首

雨過何人策短筇道生擁毳自從容碧空無際雲初斷
明月常來水不窮問法應須超意路尋香終是落
行蹤吾家別有通玄處牢繫泥牛嶺上松

道在隨緣可遣情呼牛呼馬總關名梅須遇雪方爭
白竹爲當風始見清鏡上無塵光自滿雲邊有路鹿
常行相逢若問山前寺流水泠泠雜磬聲

墨香庵示廣郎二首

村前村後盡烟波去年來足稻禾苔徑寂寥人不
到霜天清曠月先過三茅遙隔長相憶半偈初成獨

自哦最愛無生琴調別顧龍山上磬聲多

野外蕭蕭風雨天支郎入夜未成眠人生若使還無
老月闕何須惡不圓業在好山甘作客道成隨事斷
攀緣窮靈未必非狂慧寧及香床未到禪

閒中感懷示廣郎

火宅炎炎唇吻乾蔗漿滿鉢有誰食隨流得妙從今
入對境無心自古難水底搖紅花兩岸風前舞翠竹
千竿年光若使常留在北闕何人肯掛冠

日暮瀟湘舟中

萬里歸來杖屨輕附舟又得坐經行櫓聲帆影供詩

料水色山光副客情
甲古烟波殊有恨
忘機鷗鳥自無驚
黃昏停泊知何處
雲外遙天月正明

結夏金壇之北園兼懷侯鐵菴

納涼何必獨夫容
水木清幽趣亦同
世上共高肥馬價
林間單放病僧慵
苔痕鶴過偶成字
月影魚吞不解空
更憶澹虛亭上夢
寒雲片片嶺頭逢

吉安舟中望白鷺書院

樓臺一片水中央
白鷺蕭蕭知幾霜
兩岸青山雖不語
千秋黃髮仰遺芳
烟騰梵宇燒龍腦
波撼書燈過客航
莫道登臨終有日
芒鞋踏遍使君腸

咏懷

少年屠狗混春秋
誰料披緇作比丘
俠習自慚忘未盡
真修方喜進無休
安禪雲石爲床坐
說法松風代舌頭
唯剩閒身何所事
山川重疊恣遨遊

喜王生元廣問法

四圍松竹護禪關
布衲蕭蕭遠市闌
清磬一聲塵夢斷
白雲幾片道心閒
天邊高鳥應須慕
堦下蒼苔不可刪
金地夜來誰問法
共分燈火照癡山

仲冬懷覺休

暑往寒來老易驚
乾坤誰復慰衷情
花非得露終無

色松必因風始有聲任道自來千古重離家常若一
毛輕相逢欲問黃河水少小曾經幾度清

大覺寺訪桂峰禪師

行盡溪山到梵居空林落葉遍階除閒消歲月燒龍
腦功蓋吾曹賞髻珠鴻信梁間懸貝葉鴉籌水上看
芙蓉尋常飯訖無餘事自掬寒泉洗鉢盂

訪袁坤儀有感

擬採蘋花屢此遊桃源忽爾又清秋空巖蕭瑟松杉
老澤國蒼茫蘭杜幽紫塞斷鴻雲外夢青山片雨客
中愁維舟欲覓無風樹黃葉飛飛卒未休

喜于中甫過龍泉

瓶錫聊將寄此山千峰迢遞問巖龕長松影裡塵喧
寂流水聲中月色寒靈骨不從身外覓神珠共向掌
中看相逢有日休相負自古朝花露易殘

山中偶成

因厭風塵此閉關寸心清冷喻寒潭芟松放月墻頭
上引水移天屋角間惟有禪書消白日更無人跡到
青山相知莫笑謀生拙浩蕩乾坤幾箇閒

瀑布 二首

誰家千尺素絲抽高掛雲端永不收已悟源頭來處

遠肯將根脚混常流從他妙手應難剪許我閒心分
自投此去定當歸大海待看波浪潑天浮
欲投滄海作波瀾豈憚千重鳥道難响奔磬聲雙劍
冷光吞月色一鑪寒銀河倒瀉青天外玉樹孤懸碧
嶂間幾度天風吹不斷爲留雲壑伴僧閒

秋日禮清涼塔

人代風烟知幾霜石面靈骨自珍藏珠林倒影天垂
蓋寶塔鳴空地擁幢澤被乾坤歸夢杳春廻岩谷煉
泥香重來盡敬增悲慨落木秋高舊影堂

山中雜咏二首

大乘何必斷攀緣小隱還須遠市廛習定水邊觀皓
月消閒樹裡看青天心中有欲山非靜世上無求地
自偏惟底相知歸計緩巢陵寂寞鎖重烟
野曠風高一壯觀爲誰談笑斗牛間憑欄自覺青天
近下界寧知白日閒岳色橫空簾外墮海濤喧闐坐
中寒登臨未盡狂奴興茗碗悲歌行路難

山居咏懷二首

補袖閒中拾斷麻肯將泉石易浮華光生甕牖東山
月香散經壇上界花夢裡英雄勞白起古來驕主笑
夫差隆冬富貴欺高國自鑿池水自煮茶

茫茫苦海正波濤莫若逃禪計最高世路已驚心不
死功名猶夢髮先凋因甘白粥忘枯淡却恠蒼苔分
寂寥樂極只緣貧到骨巢由未許讓前茅

贈永慶寺秀峰法師

塵機少小便知休瓶鉢蕭然隱伏牛明月有光難自
晦白雲無累易相留狂猿不可驚禪虎攫獸何曾異
海鷗說法年來煩水石斷崖瀑布爲誰流

招隱

死生兩字事非輕惟底癡人不自驚萬里黃金窮口
腹滿頭白髮戰功名閭公豈貴屠龍技田子何須學

狗鳴早晚歸來雲外寺夜深松火閑傳燈

雪中登蘆芽

有序

予寓吳中楞嚴忽夢登一山疊嶂重巒萬松映雪
覺而舉似開侍者且曰吾今號松雪矣開曰願以
雪松字開趾而請甚堅遂許之茲登蘆芽訪妙師
適逢大雪宛然當年夢境也感而賦此

數年杖錫走江湖一旦蓬蒿化淨居虎踞岩頭關世
路泉飛樹杪入天厨每因煮茗煩燒葉猶愛看山嬾
讀書夢境曾來同鉢食只今松雪竟何如

與蘆芽主人談世故有感

雲屋寥寥冰雪重燈前盃茗論英雄情關未破寧無
失世路相遭豈易公共飲每憐愁不共同床未必夢
相同年來多少傷心事總付瞿曇妙觀中

寄袁了凡居士水齋

華嶽山人辟穀方先生獨得已休糧懸知天上增仙
籍豈戀人間轉燭光玉液常吞肝肺潤金丹能轉鬢
毛蒼青山不遠終相見知己新添一少郎

龍嘴有方

日光之前有嶺稜稜垂於磻旁勢若虬然曰龍嘴
嘴上茅庵初結喜其清曠且有二禪者轉經於此

一雜華一蓮華予由梵仙而下適聞音響泠泠賦
此

鳥道盤迴不易登此中清曠愜幽情陰籠翠嶺春雲
度影落空潭海月生山菜儘堪供瓦鉢道人偏喜聽
蓮經泠泠滴向焦腸裡寶所休將喻化城

曲阿書經卽事

敝廬故有不誅茅况隔青山遠市朝野衲披雲常自
到主人護法豈知勞孤燈花落搖紅影萬竹風生涌
翠濤若使貴人能駐景巢由豈肯臥蓬蒿

秋夜石經山禮琬公靈骨有序

凡血氣必有知有知則有欲有欲則有生有生則有死唯至人能以無生治人欲欲空則知不廢而妙用無方矣隋琬公閱南嶽思大師發願文知未法運窮三灾脩起一切法藏皆當盡滅喟然嘆曰有天地不可無日月有作息不可無衣食有人生不可無佛法然日能照晝不能照夜月能照夜不能照晝衣能遮人之寒不能使時不寒食能濟人之饑不能使年不饑惟佛法之妙不惟使天地終古長旦羣有死生無患以至鑄凡爲聖卽暗爲明達生無生以大願力兼萬有而普濟之則廣大殊

勝豈可思議者哉乃刊石爲經續佛法壽延及慈氏行恐古今代謝巖壑變遷以佛舍利并已骸骨藏諸石窟填撫茲山矢大法藏永劫無毀予感公之憂深而慮遠也含涕賦此

月夜青山謁琬公石堂無語對千峰蓮花片片皆心血貝葉行行奪化工靈骨可埋名不朽法身非相用常通那堪更向蒼崖上鑿室藏經示不窮

問竹亭卽事

策杖深林問此君空亭誰復謝塵紛青山不禁長年住流水何須獨自聞髣髴如霜難遣黑利名非酒大

家昏輸他定起千峰裡倒握琅玕掃白雲

常聞孤雲出岫時
血貝無時自春升
王靈官曰此詩不
見於青山諸集公
不意無品機于袖
此詩公
之憂而無意少合
此詩公
入此詩古今六
此詩公古今六

五言絕

蕭崗望方茅諸山

有濤可傾耳何必千尺松偶此藉芳草春山當遠空

咏雪

出谷幽雲細成花大地陰盡翻桃李夢潔自本來心

禮拜石

慢幢高須彌能折必自重安得離欲尊頻來此獻供

洗衣泉

松邊剪碧霞偶爾成袈裟披衣亦何染閑將飄浪花

觀流石

路在層峰外扶筇向深壑跣趺水聲中靜看飛寒瀑
同遊法侶散坐松岡叔宗忽浮小舟入柳陰宛
然有孤鴈沒空之致賦此

春水望無際乘舟向何處杳然花柳陰日暮忘歸去
樹禪

空山木上座坐石不知年歲月無心記風柯舌相全
鐵袈裟

天造福田衣何年施禪伯厭重拋雲邊風吹與日炙
爾庵雜咏

竹靜雨初歇風和鳥健鳴書殘成獨睡無夢繞江城

芭蕉菴

月臺疑近壑鱗石欲生雲誰謂塵囂裡幽居讀梵文
楞伽洲

斷澗蒼山裂飛梁老樹眠朝來扶杖處雲度水中天
題畫

水曲山頻合春寒花倦開盱江來復去人在畫圖回
題竹塢石室

何處無青山片心灰冷難片心灰冷易智拔萬重關
講經臺

尊者身相空舌根何所寄松風與流水說盡無生義

初祖亭

面壁不說法此心誰復傳神光三拜後震旦五燈懸

錢資蕩三首

青山點樹杪斜日照溪灣試問錢資蕩滄波長夜寒
望裏水高船却疑空墮天既到平如掌人聲鏡裏傳
見水心卽了逢山眼便開生平窮伎倆此外復何懷

利刀

利刀日切泥鋒芒漸鈍置若向沙石礪斬鐵如斫水

夜坐

夜坐空階寂清言絕妄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沈西

雲墮石

飛回因闕世墮此不知春擬欲挑將去恐驚林下人

望玉臺卽懷

一峰秀雲外玉立望不厭坐此未須臾六虛方寸瞻

題萬玉庵

誰將崑崙峰一斧千百塊散洒天目間古今無謝代

說法石

清清澗水邊冷冷奇石下大哉衆中尊爲說無生話

單傳崖

少林曾斷臂五乳血腥高末後誰三拜中雲雪並腰

示匡石居士
拈書相示處石火電光遲纔擬生心蒼松風知未知
山中咏松
絕頂凌峰寂長年不改青幾回良月夜倚杖聽濤聲
天啓石
行到深雲裏沉冥孰可識不見太古人只見太古石
崑崙太崔巍飛劍斬其頂置之几席間烟雲朝夕暝
帆飽客舟輕由來飲德名難逢今夜月見月見先生

獅吼臺

飛者不敢飛走者不敢走箕踞寥廓中靜聽獅子吼
歡喜泉

憂爲煩惱根憂盡煩惱空方寸同此水誰無歡喜容
清深崖

萬物始乎水六情始乎動一心苟不生清深在日用
甘露泉

寒流我慣枕消渴非口飲雖弗憂長生地清涼甚
朗公石

朗公初不處謂歟不知朗試看朗公岩頽然誰觀想

托鉢峰

誰伸黃金手笑托碧玉鉢歡喜施將來福源永無竭
本湛泉

韋陀峰

我笑叉頭石爭如韋馱峰儼然大悲側草木增威風
重遊黃花洞

棄馬陟危峰盤迴知幾重蒼岩開石室共聽雜華鐘
贈龍泉關劉善友之峨眉

五峰與三峨相去路無多想念纔生處蒲衣笑薜蘿

雨庵雜咏

鶴解聽僧語魚爭候梵音海門明月上何處讀書聲
冷巖

源從雲外來豈止千萬折慙臥冷巖上一嘯驚天闕
綠瓊

行倦逢綠瓊欣然欲一坐縱橫紫翠虬噴薄晴雲破
湖心寺懷堅光趙居士

海上明月生大空浮雲橫清光照衡門須待天風鳴
辭澹然居士齋

白雲本無心有期則有跡何如無期好隨風靡不適

登虎丘

我愛虎丘雲去來初無心遊人嘆霸業削壁多微陰

其二

我愛虎丘月清光鎮澈澈悲欣幾萬重普照無分別

其三

我愛虎丘石談經解點頭生公去不返長抱白雲幽

偶成

胸次千竿竹肩邊萬頃梧清音常染耳遺聽卽寫魚

其二

願留人馬骨努力報慈恩猶若湘江水滋軋更潤坤

贈海通居士

殘鵬逢高閣溪山烟霧深當勤持半偈終出海通心

玄帝閣望石門寺懷湯遂昌

紅魚飛碧嶺白鳥點青林楚越皆初地相逢孰賞音

開先龍潭

地裂潭初就天開瀑始懸老龍如不在何物起雲烟

元素庵坐栢

酒客窺簾下雲禪坐栢根不因摩詰手誰復寫元真

貯碧軒

萬竹疑空翠方池貯碧流小橋遙別圃抱石白雲幽

讀茅山志

夜讀茅山傳無生有幾人都來長視者花落一年春
佛香子曰觀此詩意若使無生則不有死如既生
矣欲鑄生不死恐無此理若欲長生先須忘生良
以生忘則死媒絕矣如能無生則忘生之說又在
下風耳或萬年爲一年或萬年爲一日或三百六
十日爲一年或以頃刻爲長劫此皆念後事也如
能泝而上之則念且不有所謂年月日劫豈非計
龜之生毛乎



